

從政治中充實生活

# 政治生活

由生活中反映政治

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何鳳山主編

## 目要

半月來的政治生活

諸葛亮的用人和治事

日德關係

菲律賓羣島

想當年在德國(三)

酸甜苦辣的美國行

仰天堂隨筆

我國第一任公使

清代外交史料之五

烽火邊緣的阿爾巴尼亞

失敗中的成功——國聯秘書處



政治生活出版社

# 大 同 銀 行

經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重慶分行

重慶打銅街電  
：四一九九六

蘭州分行

蘭州中正路  
電話：四一八

西安分行

西安東大街  
電話八八一

昆明分行

昆明證國路電  
話：二四八八

電 報 掛 號 重 慶 蘭 州 西 安 七 〇 四 一 昆 明 三 五 八 八

# 上 海 商 業 儲 蓄 銀 行

民 國 四 年 創 立

內 地 分 支 行 處

重慶	華西壩	樂山	萬縣	寶雞	昆明	桂林	衡陽	吉安
成都	宜賓	自流井	五通橋	西安	貴陽	梧州	沅陵	屯溪

經 營 各 種 存 款 放 款 匯 款 誠 實 業 務 如 蒙 惠 顧 竭 誠 歡 迎

## 半月來的政治生活

### 急轉直下的歐局

九月一日，歐戰跨進第六年。照最近局勢來看，無論是軍事的或政治的，均已急轉直下。

先說軍事，盟軍在各戰場的進展，不但不一往順利，且其速度遠超出於意料之外。據八月六日倫敦方面之觀察，認為巴黎可望於三十日內陷落，當時一般人咸認過於樂觀。但事實上巴黎到了八月二十六日即被完全解放，較預定計劃早了十天，巴黎解放之後，不上十天，不但名城迭克，而且盟軍的先鋒部隊，東路已經攻抵德國邊境（九月五日），東北楔入盧森堡（十日），北路則穿過比利時（四日），直逼荷蘭（五日）。法國南部，亦已由瑞士接界，（八月二十七日），並進入義境（二

十九日）。法國全境，幾已整個解放，奧羅斯福總統於七月十四日告法國人民書中對於擊敗德國境內德軍可於一年內實現的預料，相差之遠，更是無法想像。

東綫的蘇軍，情形亦復如此。尤其在羅馬尼亞方面，蘇軍從八月十三日發動攻勢時起，十二日間，突破了五道至八道所構成縱約五十公里的敵軍防綫，把克希尼夫（八月二十四日），徹塔得阿爾巴（二十四日），伊斯密爾（二十六日），加拉茲（二十七日），布萊拉，蘇利那（二十八日），康斯坦薩（二十九日），普洛業什（三十日），布加勒斯特，（三十一日）一大串名城迅速擊為後方，先鋒直逼匈（八月二十八日）保（九月四日）南（六月）三國邊境，會師狄托（七月）。十

幾天內，總數及俘敵三十一萬八千四百人。奧法境內軍在六月六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兩個半月內所擊潰之四十萬名的德軍，真是一個輝煌的對照。現在德國的軍隊已不備是敗的問題，而是退的問題。法國的德軍，已被切成幾塊，法國中西部一塊，法比的邊境一塊，羅尼河以東又是一塊與外界幾乎完全失却聯絡。其在東綫，芬北兩守的十師德軍，雖幸得全師而退，但至今仍陷於重圍中。波羅的海國家二十五至三十師，羅馬尼亞東部約有十師，南希境內約十師。所以事實上德國軍隊已不在打，亦不在退，而是崩潰。

的確，羅馬尼亞的退出戰爭，很有助於蘇軍的銳進，但如無蘇軍的銳進，亦無以促成羅馬尼亞的突然轉變。羅馬尼亞向被稱為歐洲的「假國」，它這一着，決沒有被德國料測，否則，德國統帥部何致有

上面之聲明，羅馬對德宣戰（八月十五日）之後，何致德軍有一萬二千人的被俘（二十七日）。但是羅馬尼亞所給予德國的打擊還不止此，不說它的石油，它的糧食，它的支持蘇軍進攻，單就政治的意義而論，從它轉變以來，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所有的納粹與國，幾乎全部解體。保加利亞已代表乞和（八月三十一日）與德義交絕交（七日），並對德國宣戰（八月）。匈牙利雖忸怩作態，其乞降之意，仍顯而易見。斯洛伐克，全境發生騷動（八月三十一日）。芬蘭外長巴錫基維於八月三十一日，向德乞和，備過兩天（九月二日），其國會即正式決定對德絕交，並撤回使節（六日）。其議和代表，亦已抵達莫斯科（七日）。因此反德陣綫，現在不分甚麼戰場，已整個聯成一環，打成一片。

五年前的今日，當德軍跨進波蘭發放第一顆子彈時，希特勒曾言：「余已令戈林準備進行五年戰爭」。今五年已屆，戰事結束在望。美國軍事評論家伊里奧特謂：「希特勒之判斷可謂適切」，我們亦作如是觀。（駿）

清算日本時期的到臨

歐洲戰事無疑地已成尾聲。如果希特勒是聰明的，就該立刻卸去戰袍，放下屠刀，細起這第二次大戰，去做威廉第二的第二。

但無論希特勒怎樣倔強而不肯認輸，已無無法否定盟國注意力集中於遠東的此一事實。誠如美國堪薩斯城明星報最近的社論所說：「自法國傳來之新聞，應不使其掩沒太平洋戰區所報道之驚人發展」。的確，羅斯福總統的主持檀香山會議（約自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與其出巡

報告（八月十二日），以及尼米茲上將幾次所發表之聲明，「均為大風雨之朕兆」。但籠罩於小碼頭上的低氣壓，還不止此。八月二日，邱吉爾首相曾在英國下院報告，他說：「今年冬季，東方海面我們英艦隊之實力，將大為增加」。九月一日，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播講重申繼續對日作戰之保證。並謂：「余在英親睹若干工廠已改變製造用于對日作戰時所需之特別裝備」。同日，戴高樂將軍在巴黎發表聲明：「法國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即已對日宣戰，刻仍以全部軍隊繼續與盟國並肩作戰，直至歐亞兩洲之敵國被粉碎而後已」。

最近傳說羅斯福又將會晤了。早在八月十八日，羅斯福總統即稱：「渠確將於最近將來與邱吉爾首相舉行會議」，據最近消息，地點仍為魁北克，會議已於十一

日開始。關於會議內容，據各方報道：「會議之主要議程：（一）計劃如何對日作最後之一擊；（二）德國投降或失敗後之世界問題」（八月三十一日倫敦電）。每日郵訊報政治記者認為：「此次會議中可能為計劃德國之佔領以及歐洲方面若干和平問題，然會議之主題，必為由陸海空加緊遠東作戰」（九月一日倫敦電）。另一消息，則除討論，對日加壓攻勢之方法外，尚有歐洲以及戰後等問題（七日倫敦電）。華府方面，亦「預料未來之魁北克羅邱會議，將決定英美重要海陸軍自歐洲戰場運至亞洲各戰場之計劃大綱」（三日電）。從魁北方面傳來之消息，亦謂羅邱會議的主題，將為猛炸日本本土（九日）。綜合來看，在未來的羅邱會談中，雖要談到歐洲問題，而如何計劃圍攻日本，必然為會談的主題。

遠東戰事，發動較歐戰早兩年，中間又因歐戰而擱延了一步。在此七年之中，我們以窳劣的配備，血肉的體軀，屢屢挫折，然「經過了我們七年的英勇抗敵，消耗了敵軍二百萬以上的人，牽制了敵人總兵力的三分之一」（何總長於八月十六日對南洋僑胞廣播詞），是我們已盡之努力。而滇西緬北，我遠征軍所立下的赫赫戰果，亦可告無愧於盟邦者。

唯是希墨雖同為這次大戰的罪魁禍首，但還不是元兇，我們切不可忘了日本，它鼓吹戰爭，發動戰爭；以戰爭為賭博，為兒戲！這次的大戰，實由它而起。現在歐戰快將結束，盟國的攻歐艦隊，籌劃已無前兆的迫切，可有餘力調來遠東。不到一月，印度洋的雨季，即將過去，緬甸盟軍的攻勢，亦可順利展開。赫爾利翰爾遜兩氏已抵重慶（六日），迭與我最高當局商

該軍事經濟問題（七日起）；同時大隊超級優量，一再出征東北（八，九兩日）。凡此種種，都可見得太平洋低氣壓的愈來愈見濃重。再加上已經打到日本大門的美軍，與即將準備出發的法、荷、葡（六日，葡方有準備遠征軍與澳協攻帝汶訊）幾國軍隊，我們揣想清算日本的時期，業已到臨了。（駿）

我們迎頭趕上民主潮流

世界戰事的局勢，大概如此。我們回頭看一看世界的政治。關於這點，上期本刊曾經提到；其中之一，是說世界政治的民主化，現在局勢開展，我們願就此點，再加申引。

墨索里尼曾經說過：「這一百年是法西斯的世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佛朗哥也說：「所謂民主主義的世界，方在消滅中，受其害者，為不食其果之徒。」但經此幾年的考驗，證明這些話完全荒誕起來。民主國家不但沒有消滅，却意外地振作

上期我們會說，法，義，南，希等國，都在走向民主的路。法國民族解放會的組織，原已有了政府雛形，所不足的，它還未能代表國內的民衆，現在解放會與該議會既已遷返巴黎（八月三十日），復將羅致國內各黨各派之抗敵組織（九月四日），可說在民主大道上又猛進了一步。希臘的左派份子，原抱觀望態度，現已毅然決然，加入政府（九月二日）。波蘭流亡政府，現亦經內閣一致贊成，由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國家民主黨，基督教勞工及波蘭工人黨（即共產黨）共同參加（八月三十日波揆米洛拉茲柯在招待記者席上宣布）。即法西斯培植下的羅保兩國，自對德宣戰（八月二十五日及九月八日）以來，所有從前的反對派，亦一致結集於新政府之下，共策共力，為民主而奮鬥。

當然，要想真正做到民主決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最緊要的是立國的根本原則是否民主，政府有沒有推行民主的決心。此在我國，便是很好的例。中國向以三民主

義爲立國之本，而民權主義所昭示我們的便是民主，此點毋庸多說。其次是推行民主，六月二十四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與蔣主席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即謂：「太平洋上勝利之目標，在建立以政治與社會之安定爲基礎之民主主義的和平。」八月二十四日，孔副院長在美參院演說時，復強調：「余敢保證中國政府堅定推行民主計劃。中國現在向完全發展爲一近代民主國家之途中邁進。」

九月五日，參政會爲三屆第三次大會開幕，蔣主席親臨致詞，曾謂：「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本來是我們中國五十年來革命建國的一貫目標。……我們如果不爲了實行民主，何以有五十年來國民革命的奮鬥犧牲。」這些話何等懇切沉重，亦即反映政府的推行民主是何等堅決。自然，我們並不否認，中國還沒有完成民主，但

民可與樂成，而難與爲始，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向來停滯於封建狀態，何況最近三百年來，受了滿清的束縛，一切不向前進，反大開其倒車，所以中國要實行民主，不但政府要有決心，還要政府加一層培養民主的工作。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明令設立參政會，上年十一月的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本年七八月間的迭次頒佈保障人民自由法規，如新聞檢查尺度的放寬，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以及民意機關與基層地方自治的建立等，在此困難叢生的戰時，政府猶不遺餘力的普遍民主精神，樹立民主基礎，則戰後我國的趨向不言可喻了。所以七年烽火，已證明中國人民是前進的，我們因時順勢，並沒有走在時代後面。不久和平恢復之後，從逆到順，由漸而速，我們對於新時代中的民主潮流，必須，也是必能迎頭趕上的。（駁）



## 諸葛亮的用人和治事

王之春

諸葛孔明輔佐劉氏父子，以「區區庸

蜀文吳魏」(王安石詩句)兩強。終孔明在日，「外連東吳，內平南越」，六出祁山，在內政上更達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地步。確實不愧為古今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可惜「三國志」諸葛亮傳過於簡略，「凡侯經略次焉，與夫燭微消息，治國用人取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章」，因此，使我們使很難得向這個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學習和取法了！幸而由「三國志」其他的傳及裴松之的注裏面，還能發現一些片斷，現在加以鉤稽，來說明孔明治國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之一——用人和治事。

孔明用人的基本原則，是人才主義。

蜀志楊洪傳：

「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於是表洪為蜀郡太守。」同書馬良傳：

「良弟謖，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同書法正傳：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此外的事例還很多，不再多舉。

然而人才主義，就必定反對以資歷先後、親戚故舊用人。否則便不能實行徹底！孔明是嚴正的執行了這兩大原則。如前

面所提到的楊洪，便是由一個小小的功曹，躍而為蜀郡大守。張拭「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洪初為李平功曹。及平遷轉為守，洪已為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

當劉備攻破成都，領益州牧時，所用官員大半為劉璋舊人。如董和、法正、許靖、李嚴、黃權、費觀……用這些人，固由於政略的目的，以及劉備自己沒有足夠的人才；但，主要還是孔明的「人才主義」的光輝表現！至如馬超劉巴之流，誠長於戎機，或優於智略，孔明無不優於擢用，務期人盡其才。其在獎姚仲文中說：「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由此，可知「人才主義」，是孔明的一貫主張。

既然用人以人才為標準，則必須有「知人之明」。而所謂「知人之明」，並不是一種神祕的特殊智慧；在孔明主要是根據一人的言論和行動，來下判斷。楊洪馬謖都是因言深論廣，而得大用（見前）。特別是馬謖，據裴注引襄陽記：曾向孔明建議平定南越的軍政計劃。蔣琬姜維，則由於有特殊的政績或軍功，并掌握職（詳見本傳）。

但要知道部屬的言論和行動，首先就須要使部屬有說話的自由，行動的可能。在很多事例中（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得知孔明不但允許部屬得自由建議，而且積極的徵求部屬的意見，并尊重它們，不但自己以敏銳的見地去察看部屬的行動，而且更通過別人的關係，求得了解。如楊洪傳中說：「丞相亮北駐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這種遇事

相商的態度，決定了孔明用人的成功。

選用人才，使其各當其職，只是作到了用人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如何使其驥贊中樞，盡忠職守。這一面要使其具備事業的信念；一面要上下歡快相處，方得「合衷共濟」！現在只說後者：

孔明深知，大家相互間感情的融洽，常常是基於彼此的了解；而對一人個性的深知和了解，尤為重要！因為忽視一人的個性，常為嫌疑起釁的根由。所以孔明對人常能解析其個性而「曲盡其情」。蜀志關羽傳：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嘗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獵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時之傑，跡彭之徒，當與益德（張飛）並驅爭先；猶未及髯（羽）之絕倫逸羣也。』羽省養大悅，以示賓客。」如陳壽

所說：「羽剛而自矜」，（本傳）「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傳）。孔明這樣給他帶高帽子，正由於這個原因。關張均於早年與劉備作生死交，患難與共。孔明來晚，被尊為謀主而為關張所信服者，固由於他的卓絕的才能，但這種因人待異的機變，也確實獲益不少！至如張斌所說：「魏延楊儀，皆小人之讎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也得從這裏找到答案。

選用人才，是相信自己；與人以「權」，方是相信別人。否則，僅僅把人看成一種被使用的工具，便等於束縛其才智，剝奪其自由；以此而欲使其發揮機動的作事能力，絕無此事！孔明是既相信自己，又相信別人。如在他出師北伐前，會上疏後主：軍政各事，均推專人負責，不加拘

限或阻撓。(詳見本傳)

選用人才，既是爲了辦事，則因辦事成績的好壞成敗，而有嚴明的獎賞征討，升遷低降，是完全必要的！否則，如何使「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張拭語)所以馬謖因失街亭而被殺；李嚴因誑報軍情而被廢。絕不因私誤公，因近輸情！誠如陳壽所說：「諸葛亮之爲相國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換句流行的說法：就是「幹部決定一切」！誠能用「人得當」，事業的成功，已把握住了「一半」！

那麼，孔明如何治事呢？這可就四方而來講：

(一)對事情的根本看法 本傳裴注引袁

子說：

「亮治實而不治名，事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或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罪人。夫本立故大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這就是說，凡事，孔明均從根本着手。不儘重形式。不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陳壽稱他「庶事精練，物理其本」，也是指此。

(二)對事情的處理態度 蜀志董和傳：

「先主定蜀，徵和爲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右將軍大司馬府事。獻書可否與亮議交。亮後爲丞相，執與亮下曰：「夫參畫者，集衆思廣衆益也。」



以并擊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而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兼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咸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

根據這段故事推想起來，其過程決不會這樣的簡單。就是說，在「皆催遣」兵士們「令去」之前，必有一些煽動性的解釋和說服工作。解釋和說服的內容，當不外着重指出當時的危岌！經這一說明和鼓勵，稍有血性的人，誰不「願留一戰」！這比下一道命令或手諭：「着令緩歸一月，讓遊勿違！」或根本不說，不知要高明到多少倍！

（附）公正廉潔 孔明用人處事的公正，在前節已經提到了一些，不再多說。而公

正又實爲廉潔的根本；廉潔又促進着治事的功效。孔明爲相十四年，清苦廉潔的情形；誠如在他生前上後主書中所說：「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本傳）孔明如此，其他官員，因之亦莫不以廉潔相尙。如董和：「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餘石之財。」（本傳）在孔明向下屬所提出的楷模人物中，也以公正廉潔爲最大標準。董和便是其中之一。

再就蜀國的情形來說：果不先在政治上求清明，恐怕無力南征，更無力北伐！然而，要不是孔明以身作則，執法如山，也休想培植起公正廉潔的政治風氣來！

三三、八月二十五日

## 日德關係

佛公

原文載本年一月一日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第一期。著者為蘇名政論家 JUKOFF，內容翔實，立論公正。爰編譯之，以供讀者參攷。

這次世界大戰中日德的關係，異常微妙；尤其自去年夏季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發生變動以後，最令人入勝。義大利事變使歐洲軸心伙伴團結的迷夢，受一絕大打擊。現在希特勒又在熱烈鼓吹日德同盟關係的不變，並且高唱日德合作到底的口號了。

究竟日德的關係如何？我們站在反法西斯同盟國的立場，有澈底加以研討的必要。

日德的關係，其微妙在與德國和其歐洲附庸的關係不同。日本素非希德附庸

，其與希德之接近，乃其侵略政策的推動。在此種接近的過程中。日本統治者始終無遵循德國政治路線的誠意，換言之，即盲目地服從希特勒的指使，以致危害到他本身的利益。

### 一、日德關係根本的矛盾

為對於日德關係求取一正確的觀念起見，有追溯歷史的必要。德國在太平洋方面發動殖民政策，是在十九世紀的末葉。一八八五年德國佔領新幾內亞的一部，及其附近各島嶼，稱為俾斯麥羣島，同年又佔領所羅門與馬紹爾羣島。一八九六年德海軍大將梯爾比次 Von Tirpitz 率領考察團到中國沿海岸一帶，尋求優良海港，以作將來德國在遠東的軍事根據地。嗣因以外交方式求取此項根據地的失敗，遂於一





嶼，如馬紹爾，馬里亞納及加洛林羣島等。因此奠定其在太平洋方面的侵略基礎。

### 二、日德合作

德帝國主義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即作報復準備。日本因衷心不願脫離其所獲得的島嶼，所以在戰後對於德帝國主義的復活，處之極爲審慎。但同時又願望德國的強盛，因德國強盛，可以吸引協約國的注意，減少對於日本在東方行動的顧慮。當德帝國主義日就強盛，並對於蘇、英、法、捷以及其他西歐民主國家利益逐漸暴露侵略野心之時，日本更感覺帝國主義德國之復興，於彼有益。但自希特勒掌政以還，他的侵略野心，逐漸擴展，已不限於歐洲一隅，德國的政治經濟勢力漸侵入遠東，在短期間不僅恢復他在華的經濟地位。而且較前更爲增強。日本軍閥目睹德國的積極經營遠東，不無妬意，但是

國際局勢的發展，促使此兩國軍國主義份子不得不走入合作之途。

一九三一年——三二年日本不費吹灰之力，佔領中國東北四省，東亞均勢爲之一變；英美民主國家對抗日本的力量，日就削減，因此更燃起日本軍閥侵略的野心。日德既同在反民主的侵略戰綫下，所謂志同道合，自易合作。希特勒的發言人，爲強調日德合作，甚至鼓吹日本種族爲「亞里安」族之流亞，竟忘掉他們的領袖在「我的奮鬥」中侮蔑日本之詞了。

### 三、反共協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簽訂所謂「反共協定」，該協定在形式上雖非對英對美對華而發，而其出發點則在利用各國反蘇情緒，麻醉民主國家的警覺心，以掩飾其對民主陣綫積極備戰的野心。

英美法各國輿論雖然對於日德所宣布

合作的目標，表示懷疑，但此項協定的簽訂，無論在英美皆未引起若何驚慌。其後局勢之發展，顯示軍事危機日益增加，證實了日德義（後者於一九三七年參加反共協定）以虛偽的反共目標，掩護其瘋狂的軍事準備。

一九三七年夏，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曠日持久，變成遠東方面之膠着戰。德國對此，意殊不滿，蓋德國法西斯所願望者，並非中日戰爭，而為日蘇戰爭，因後者可以吸引蘇聯兵力藉以協助其在西歐的侵略行動。同時因上海陷落日手，德國在華利益感受威脅，心有未快。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戰爆發，同月七日日本發表宣言，聲明「不干涉歐洲戰事」。日閥之所以作此項聲明，完全根據自私的出發點，因為歐戰對於日本，在能創傷其潛在敵人的英美或牽制其主力時

，始能有益，而在此項目的未達成前，毋寧暫取期待態度。

自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崩潰，日閥誤認民主國家，尤其英國的戰略地位，業已傾頹，希德在軍事上有不能削傷的威力，日本此時正可以放棄其「期待」政策；同時受了德軍勝利的激勵，乃採取行動，逐步壓迫法，荷在遠東的屬領，先取法國的安南，繼而荷屬的東印度。

#### 四、軍事同盟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德義三國在柏林簽訂「三國公約」，該約奠定了軸心侵略國家的軍事政治同盟基礎。在公約的引言中，說明：「永久和平的前提在於世界每一個國家應獲得其必要的空間」。由此可知日德義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攫取領土。該約第一條規定：「日本承認並尊重德國及義大利的領導，以建設歐洲新秩

序」；第二條規定：「德國及義大利承認並尊重日本的領導，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

根據該三國公約，日德在侵略上獲得相互的協調，並正式引用「新秩序」的名詞。在此新秩序之下，暗含着：在歐洲方面由法西斯國家，遠東方面由日本——強制統治其他國家或人民。三國公約的簽訂，預定將歐洲戰爭向新的大地發展，換言之，即將其變成道地的世界大戰。

日本與法西斯德國結盟，及實行其政治計劃的一種策略。此項政治計劃，在日美矛盾不斷發展，日英關係日益尖銳化中，即已成熟。

希特勒統治世界的嚆夢計劃，在東京當然不能獲得同意，但是東京政府認為希德在征服世界的大戰中，無論如何可以削弱美英同盟的力量，而日本即可乘機將其

勢力逐出東亞。

而德國則認為如日本帝國主義在東方對英美屬領採取行動，則可以協助其完成征服全世界的計劃。此外，希德並期望日本能對蘇聯採取軍事行動。同時希圖利用反共名義博得日本國內一般之同情，使過去造成日蘇緊張局勢的一班不負責任之冒險份子，在政治上取得優勢。但事與願違，日本國內雖不乏過激的法西斯份子在製造反蘇戰爭，而腦筋清醒能確實估計實際情勢者，亦復佔相當勢力，以是於對蘇關係上能謀得合理之解決。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所簽訂之日蘇中立協定使希特勒的期望終成泡影。

#### 五、太平洋戰爭與日德關係

日本在兩年前所發動對英美的戰爭，顯與希德的行動，有密切關係。假定日本不受德國勝利的誘惑及過份寄望於德國的

軍事力量，日閥決不會對英美兩強挑戰。日本備戰多年，圖謀稱霸太平洋，自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後，認為良機不再，可以不冒絲毫危險，向太平洋廣大領土進行侵略；同時因德國侵蘇戰爭初期的勝利，更覺得德國法西斯軍隊有不能創傷的威力，在擊敗蘇聯之餘，即可擊潰英美。其後紅軍反攻，德軍節節敗退，希特勒決法西斯軍隊「不敗」的神話，至此摧毀無餘，已無力對蘇聯在西方的英美盟軍發動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

這就是說明，日本依賴德國的不敗威力，冀圖其能創傷英美的軍事力量，實在是深深的失算。

日本發動對英美的軍事行動，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夜間，其時正當紅軍開始反攻，擊潰希特勒軍隊於莫斯科近郊。十二月十一日希特勒及墨索里尼配合

日本的行動，向美國宣戰。就在這天，德義日又簽訂了一個三國公約，其中所包括的，不僅有共同對英美作戰到底不得單獨媾和的義務，並且還規定在戰後應依據三國公約的精神密切合作的條款。

戰事迅速地展開，幾乎蔓延到整個地球。在短期間，日本軍隊佔領了許多重要地區，如菲律賓、安南、馬來半島以及緬甸，密切地接近了印度邊境。

希特勒匪徒看着日本攫取英法美荷在遠東最富裕的殖民地，未免妒火中燒，儘涎涎流，同時掩不止內心的憤懣，這因為此時希德正在對民主同盟國家進行艱苦的全面戰爭，而日本祇圖本身的利益，對於盟友德國絲毫不加援助；尤其在對蘇戰爭中，德國期望日本的援助甚殷，而日本竟漠然置之。

日本在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所攫取的地

域中內有原屬於德國的各屬領。這增加希特勒對於日本行動的不滿。此項屬領，如新幾內亞的東北部，俾斯麥羣島，所羅門羣島等在第一次大戰前本為德國所有後割讓與協約國者。日本對於德國的屬領，於佔領上已富有經驗，且表示他決不能與德國分潤。

#### 六、同床異夢

希德在一九四二年對於東亞各民族曾經極鄭重地進行殖民政策。對於泰國曾一度表示極度的興趣，當時有赫萊 Hero 博士者，曾在泰國北部及中央各區作探查工作。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當日本特務在印度積極發展之時，德國法西斯報紙深刻研討到印度——德意志主義，鼓吹印度是亞利安族文化的搖籃。希德所以對於被壓迫的印度民族，忽然表示同情，是因為他的侵略計劃內有佔領亞洲樞紐——印度的一

項。

在柏林偽組織人物養養所內，會長時期象徵着印度的冒險家蘇柏哈，鮑斯 Susha Bose。這位鮑斯先生是德人預定將其人驅逐後做印度傀儡的。同時日本在一九四二年亦找到了一位屬於日人的「全印領袖」人物。這位領袖人物就是畢哈利，鮑斯 Echar Bose。此鮑斯較之柏林的鮑斯雖然聲望較低，但是因為他就在印度附近，自然佔有相當優勢。

據上所述，在一九四二年存在有兩個印度的偽民族政治中心：一個屬於德國的在柏林，一個屬於日本的在新加坡，分別從事對於印度的破壞工作，極力批評英國的對印政治，並允許印人以虛偽的「獨立」。

自從一九四二——四三年希特勒的軍隊在斯大林格勒及高加索被紅軍擊潰以後

以德國企圖經由高加索，伊明到印度的粉  
 塵世界之幻想亦因此成爲泡影。希特勒  
 的外交政策改變作風，決定作慷慨的犧牲，  
 暫時放棄對印的陰謀，以求其好於日  
 本，將德蘇的鮑斯讓渡與日本，轉送東京  
 以示對蘇的強逼。

希特勒其遠東同盟者，無論在政  
 治軍事各方面都不快意，這是毫無疑義的。  
 日本對於英美的軍事經濟力量不能給予  
 致命的打擊，以減輕對德的壓迫。其軍事  
 行動，雖然範圍很大，但僅限於亞洲東南  
 一帶，總之純爲自己利益打算，而不思配  
 合德蘇的戰略計劃。

一九四三年七月  
 希特勒在柏林  
 宣佈德蘇關係  
 將有重大變化  
 且格魯克到  
 戰路上的一  
 致。

七、勉強合作

希德自從在歐洲方面喪失義大利後，  
 極力聲明柏林——東京軸心完好無瑕，一  
 切照計劃進行順利。

雖然如此，究竟不能抹殺日德雙方估  
 計整個戰局的紛歧意見。例如一九四三年  
 當德軍夏季攻勢失敗的時候，日本報紙對  
 於蘇德戰場軍事形勢曾作極露骨的批評，  
 稱七月廿九日的新聞評論稱：「  
 今年夏季戰局特點，爲蘇軍採取  
 攻勢。依照過去兩年蘇德戰爭的經驗，每  
 逢夏季，德軍進攻，而冬季則蘇軍反攻。  
 但是今夏，蘇聯已由防禦戰改爲攻勢戰。  
 這種事實表示蘇聯的作戰力量已不露端倪  
 ，蘇德戰爭情勢已有新的轉變」。

上述日本權威報紙的記載，足以證明  
 日本內部對於希德的軍事力量已逐漸有清  
 醒的估計。其他日本報紙，在不久以前，

亦有同樣的批評。

紅軍對於德國軍事機構所迭次給予重大的打擊，使德國及其歐洲附庸接近崩潰。最初日本所期望德國在對英美戰爭中能給與更大之利益者，而今則對於德軍兵力之失望，日漸增加。

同時，希特勒對於其同盟者之失望，更不亞於日。這種失望主要之因素，即日本在政治方面過分機警，不參加對蘇戰爭。

日德關係雖不免受德軍威力動搖及希特勒聲望墜落的影響，但因希德軍事失敗對於日德關係所發生的矛盾反響，不能不加注意。一方軸心同盟間失去相互信心，因此其政治目標的分歧，益加顯明；但一方日德的軍事同盟必仍保存，其理由是因爲日本深懼隨德帝國主義失敗所引起的結果，同時德國此際尤切望確保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冀圖日德能牽制英美在遠東的兵

力，以減輕對西歐德軍的壓力。

無論德國或日本在過去雖皆能取得勝利，但此項勝利純粹由於當時有利的環境和因素所造成，乃一種過渡的現象。德日在發動軍事冒險行動之始，皆寄託其希望在敵人的缺乏軍事準備與突擊的效能，再補充以虛偽及無恥的軍事宣傳，詭稱其握有軍事上的優勢，並擁有不能創傷的威力，以造成對方精神上的恐懼心理。

現在在俄羅斯廣大的領土上希特勒軍隊喪失了他的優勢，同時事實證明日本的臨時優勢亦已成過去，並失去了戰略上的主動力，已成騎虎難下之勢。

總之，日本已不能獲得德國方面有效的援助，而德國亦不能藉期重日本配合他的戰略行動。雙方相互利用的時機與條件已經完全消逝，但是爲應付目前艱困的政治及軍事局勢企圖苟延殘喘，不得不繼續維持同盟，勉力合作，以求東西呼應。

## 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Is.) 矯漢治

在歐洲法蘭西戰場，英美盟軍勝利之巨潮行將沖擊柏林之前夕，回響遠東太平洋上之戰事，除盟國空軍對敵作廣泛攻勢予以轟炸外，海陸兩方之軍事行動，卻暫呈靜止狀態，而菲律賓羣島卻為打破此靜止狀態之一環。它是太平洋大戰爆發時，首先淪落敵手之美國領土，現在它所以能夠提起一般人注意和發生興趣者，因其地處衝要，是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攻日戰略路線之目的物。

菲律賓是馬來羣島中最大之羣島，星羅棋布之大小島嶼約七千，面積為一四〇〇〇方哩。其中無名及無居民之島，約至四、六四二個，最大島有羣島極北端之呂宋島 (Luzon I.) 及極南端之門達內俄島 (Mindanao I.)，此兩大島之面積

共為七萬七千餘方哩。不於此兩島之間，由北而南算起者，有薩摩爾島 (Samar I.)，尼格羅斯島 (Negros I.)，巴內島 (Panay I.)，根得羅島 (Mindoro I.)，列蒂島 (Leyte I.)，賽布島 (Cebu I.)，白哈爾島 (Hohol I.)，邁斯拜地島 (Masbate I.)，巴拉威島 (Palawan I.)，共計十一個。合此十一個大島，即佔全羣島百分之九十五之總面積。羣島島嶼之小者，小得只有一塊岩礁，其大者如呂宋島，面積獨具四萬零一百八十四方哩，幅圓之大相等於荷蘭國。

菲律賓海岸全長一、一〇〇〇哩，環繞各島之國際海峽有八條，沿此綿長之海岸線上，有優良港灣三十餘處，馬尼刺 (Manila) 是羣島中主要之大商港，著名之



卡威特 (Cavite) 軍港。雄踞馬尼刺南方。卡威特港南西兩岸，皆係海拔五千餘尺之斷崖削壁，形勢雄偉，構成羣島中軍事要塞地帶。更偏西入口處又有科銳幾多島 (Corregidor I.)，以峻峭秀拔之英姿，屹然聳立於中央，宛若一座瞭望台，守衛着太平洋西部洋面，島上砲壘林立，堅如鉄壁，距馬尼刺之北五十七哩有斯徒孫堡 (Stotsenburg) 及密爾士兩砲壘，其南部之卡比特要塞，遙為崎嶇。菲島北部還有阿龍革波 (Olongapo) 要塞，亦是馬尼刺北部之掩護，掩護馬尼刺灣西部之巴坦半島 (Bataan P.) 要塞，在太平洋戰爭初期，麥克阿瑟將軍奉命堅守數月，迨戰爭取時間之輝煌戰果。更在呂宋島之北，有巴丹島 (Batan I.)，距離臺灣僅四十哩，面積約三百方哩，地勢平坦，適合現代空軍基地之建築，菲島極南極端與婆羅洲相隔

不過五十哩之大衛大衛島 (Tawitawi)，亦具備充作空軍根地之自然條件。

菲島溫度平均為八十度，物產豐富，雨量充沛。暴風雨和颶風時常惠臨，卻是菲律賓氣候之特徵。島上農業已有相當程度之發展，已耕種地有九百三十一萬八千畝，僅佔島上可耕地四分之一種，耕種地百分之九十九屬菲人財產。農產品有糖，森林，麻，煙草，椰子，及米麥，糖之年產額約一萬萬五千萬美元，島上糧食生產情形尚未達到自給自足境地。菲島資源礦物特為殷富，有金，銀，錳，鉛，鉄，銅，煤，石油及亞酸鹽等礦藏，馬尼刺北部之金礦，一九三六年產量約值二千萬美元。亞酸鹽之全世界供給量有限，但極為重要之軍事資源。蘇爾區域 (Camarine Sur) 及倉貝爾山 (Zamboales) 兩地，埋藏量卻多至一千餘萬噸，至其地鉄之埋藏量亦

有五萬萬噸。菲島對外貿易以馬尼刺為唯一之吞吐港，出口貨以熱帶特產之椰肉乾，糖，芋麻，菸草等為大宗，對美貿易額佔為一位，英國次之，華僑則常握島上中小商業之牛耳。

菲律賓之地理位置，北接中國閩粵兩省及臺灣，西連越南泰國及南洋羣島，南臨婆羅洲及西利伯島 (Celebes I.)，東傍田園要塞之關島 (Guam I.)，菲律賓不但橫臥於歐洲與遠東歐屬殖民地之要衝，當前且成為日本南洋帝國交通線上之咽喉。羣島由北而南，高山叢峙，嶺巒交錯，密林翠野，飽露熱帶風光，全羣島活動之火山有十二座，呂宋島南部有泰爾火山 (Taal)，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三日曾經大爆發。呂宋島中部有泰爾湖 (Lake of Taal)，湖面長十七哩，寬十二哩，考諸記載，此係一巨大息滅之火山噴火口。

菲島特產之異禽怪獸，有晝伏夜出野水牛，有赤紅色之馴鹿，有受人歡迎之一白毛猿猴。尚有一種最感興趣之異禽，是為堆土鳥 (Mound builder) 堆土鳥產卵時，則選擇海灘上之細沙，或疏鬆之泥土及腐敗樹葉地帶，掘坑深及三數英尺，卵藏其中，上覆厚土若小丘，孵化之乳雛，受厚土重量窒壓，被迫自行破土攢出，毫無損傷，土人重視其卵，得之如獲異珍。

菲律賓人口將近一千三百萬，種族則頗單純，大致有馬來亞 (Malayan)，尼格里特 (Negritos) 及若干印第安 (Indonesian) 諸人種。

關於土著人種則包括比喀爾人 (Bikols)，伊邦內格人 (Ibanags)，伊洛科諾人 (Ilokonos)，攀攀甘人 (Pam Pangans)，太加洛格人 (Tagalogs)，及菲西亞人 (Visayans)。上列各色土著種族，

佔全菲人口百分之九十，經西班牙統治之時期較長，彼等類能西國語文，且皆成篤信天主教之基督徒。外國僑民以中國人爲最多，約有七萬餘人，日本人次之約一萬四千人，美國人約四千，歐洲各國人總計不足四千。

菲島尼格里特黑人土著，係被認爲島上之原始民族，膚色漆黑，體格短小，頭圓腿細，髮深密圈卷作波紋狀，彼等散布於呂宋及門達內俄各大島之內地，因其居處山林，登山攀樹，足趾運用之靈活一如手指，日常操勞多由婦女担任，遍體刺花而少着服飾。黑人善使弓，其以弓投石之技術頗熟練，投時百發百中，並用之獵取野獸，或作鬥毆之武器。食物以野味，山菓，可食之植物根爲主，採蜜集蠟，是土

婦之主要工作，亦是其交換之重要商品。

菲島之被發現遠一五二一年三月，世界大航海家麥哲倫 (Magellan) 向東方探險，首先在馬爾合島 (Malhou) 登陸，馬爾合島位於薩摩爾島與蒂邦格特 (Dinagat) 之間。再北航就是門達內俄島，麥氏航至茜布島始獲得易於停泊之優良港口，遂與島上土著締盟，取得必需品接濟之便利，復以茜島爲基地，聯合其新盟友前進，經越馬克丹梓 (Macdanz) 小島，與島上土人發生小規模戰鬥，麥氏就在此小戰爭中遇害。當時西班牙人稱菲律賓爲西方羣島，而葡萄牙人則稱之爲東方羣島，麥哲倫初名該羣島爲薩拉查魯斯 (San Lazarus)。

在一五四二年西班牙人羅伊勞浦志。

地維拉布斯(Ruy Lopez De Villaboa)試圖佔有菲律賓羣島未果，遂將其本人及麥哲倫在菲律賓所發現之島嶼，命名為菲律賓(Philippinas)，以作承繼西班牙王位之菲律賓浦二世(Philip II)之紀念。

一七六二年英西戰爭，在菲律賓近海英國海軍大破西班牙艦隊，佔領馬尼刺，菲島羣島降英，並由西班牙交付英國賠款四百萬西幣。但戰爭延至一七六四年，結果英軍撤退馬尼刺，菲島仍隸西班牙。

美西戰爭，係於一八九八年發生，戰爭結果，美國戰勝西班牙，華盛頓締結之議定書，規定西班牙承認「美國領有馬尼刺城市及其港灣」。同年十二月雙方復訂立巴黎條約，明文規定「西班牙將菲律賓

羣島割讓於合衆國。」美國則付給西班牙以二萬萬美金為代價。至一九四二年春，因太平洋戰爭。美國勢力暫時退出，菲島則暫時成了日本之袋中物。

馬利亞納羣島(Mariana Is.)自被美軍佔領，菲律賓突然變成盟軍北上登陸中國之踏脚石。此港汊交錯之菲律賓，可能為日本南洋聯合艦隊隱藏之巢穴，掃穴犁庭，收復失地之時機至矣！

從軍事常識之眼為觀察，菲島本身具備側面掩護盟軍擊穿中國大陸和直搗日本本土之優越條件。軍事行動往往受軍略地理之限制，故威爾美軍次十進攻目標為顯在規復菲律賓。擊潰日本海軍是結束太平洋大戰之關鍵，進攻菲島又頗能造成毀滅日本在南洋聯合艦隊之良機。

## 想當年在德國(三)

樹 梧

光陰過得真快，轉眼到明興又是三年半了，這三年半之中除頭幾個月，因為好奇心切，樣樣的活動都想參加外，以後的生活，可以說是埋頭苦幹的研究學問。我的學問是否升堂入室，固成問題，不過明興的中國學生，都是肯於用功，在學校裏的成績與社會上的行動都很得着好評。記得有一位叫齊長子的，他研究森林學，在實驗室中，曾經發現一種原理，而此種原理，根本推翻了美國某大學教授的學說。有一位姓蔡的，他從前在浙大農學院當過教授，學校裏送他到德國去研究害蟲，他也有新的發見。凡此種種，均使德國教授等常常問：「中國人既如此聰明，何以科學仍不發達？」此外曾君之於醫學李君之於數理，鄭君之於有機化學，齊氏昆仲之

於土木工程與工業化學等，均係造詣甚深，在當時確能鶴立雞羣，超出德人之上。然而我現在所要說的，乃是關於蔡君的一段故事。他曾告訴我，當他初次到實驗室時，另外尚有一位日本同學。教授對待他們的態度不是一樣，對蔡君則異常的親熱，而對此日本學生則處處客氣，拒之於千里之外。有一次，到某森林去實驗某種殺害蟲的藥，教授很高興的帶了蔡君一路去，而將日本學生置之不理。後者於向隅之餘提出質問，教授一笑答之曰：「貴國科學發達，這種實驗算不得什麼，想已司空見慣，故用不着麻煩你。」弄得這位日本學生啼笑皆非，無話可說。可見在老希未登台之先，德國人民對日本小鬼並沒有好感。

雖然那個教授對蔡君這樣的好，而他的女書記，則於聲色言語之間反而表示傲慢。蔡君百思不得其解，祇好聽之任之。後來不知怎樣，她的態度又漸漸轉變了，前踞後恭，令人莫明其妙，於是想趁機探問一個究竟。

某天談得正高興的時候，他將此意告知這位女士，她沉思了一下，便從容的答道：「我先以為中國人與日本人大不相同，日本人是好的，而中國人都是欺騙不可靠，然而從我現在的觀察所得，又覺從前的印象似乎不對。」何以見得中國人都是欺騙？「蔡君是這樣的反問。」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裏忽然聽得門鈴響，「那女書記繼續的說：『把門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中國小販，我告訴他：『不買什麼』他聽也不聽的馬上將包箱打開，口操洋漢語的德語說，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國運來，道

地的中國貨。我聽了一想我本已決定星期日請客，倘有茶葉未買，所以問他有不有中國茶，那位小販立即滿口的答應有上等中國茶，頂好頂好的紅茶。並且告訴我這種茶應當如何的先放在杯中，用開水沖，然後纔能充分享受其中的濃味與奇香。我聽了如獲至寶的付了重價，買了兩包。因為從兒童時候起，就曉得中國茶著名，而且一輩子沒有真正的嚐過，此次得了這地的中國茶，正可以對所請的朋友們誇耀居奇。那知道了約定的這一天，客都到齊了，各樣的點心，也擺在桌子上了，惟有那茶葉任你如何用開水沖，甚至於以後用開水煮，卻煮不出半點紅色的汁來，依然是白水幾杯，你還糟糕不糟糕？」說完以後，那位女士雖勉作笑容，深恐蔡君見怪，但無意之中仍是吐露不少的憤慨。當蔡君告我以後，他不禁喟然嘆曰：「死了一條

魚，臭了一塘水，個人行動之影響團體，可謂大矣哉！」

記得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後，我們學生會，決定了大規模宣傳，於是招待新聞記者，有的打電報，有的做文章，可謂極一時之盛。同時因為想到自己國家弱，而在當地的小販知識水準又低，生活的方式又劣，常授人以口實，等於一張反宣傳的活動電影。因之決定遣派兩個學經濟的學生，幫他們組織改善。我與馮君適當其選，於是乃先去實地研究考察。

他們這些小商聽見有學生和他們來往，覺得聲勢為之一壯，表示異常的興奮。他們有一個首領姓王，齒牙突出，身材矮小，真是語言兮無味，面目兮可憎。然而海水不可斗量，他竟是四十個小販中最有錢的資本家，尙說得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因為是資本家，所以大半的人馬在

生活上都聽他指揮。因為說得普通話，所以有資格向使領館接洽辦交涉。所以雖然其他的人都是二十幾個擠在一個房間裏開地鋪，而他的排場都與衆不同，除與一位德國女友享受甜蜜的生活外，尙佔有一單獨的房間，所有的陳設並且不惡。

我們將學生會的意思轉達以後，他快活得了不得，趾高氣揚的說：「好極了，我們正需要你們幫忙。此地的警察可惡透了，提包作生意，原不是偷竊，何以禁止？我們同事中時有被拘以至驅逐出境的。當驅逐出境時，警察在護照上蓋一個「驅逐出境」的記號，或將護照沒收。迨至冒險偷回以後，護照不能用了，或是沒有護照，使領館打官腔不肯再發，這點忙都不肯幫，那麼要使領館何用？你們學生的勢力大些，最好你們出頭替我們解決。」說着眼睛釘住我們，希望得到同樣的答

覆。

偶君開口要看他們的護照，他好則將幾本沒有什麼毛病的給我們看，繼則發現他們一個人身上甚至帶了幾本護照，或則名字與日期塗改，或則掉換像片，破綻叢生，不一而足。於是從幾次談話與調查之中，得到一些頗供參考的材料，且待慢慢的說來。

一問這些小販的出生地，凡到歐洲讀過書的，都曉得他們來自浙江的青田。彼等遠涉重洋，不畏艱苦的爭取生存，這種精神可與科命布的尋新大陸李文斯頓的探險非洲比美。然而可惜因客觀條件不同，以致結果完全相反。他們到的既不是幾百年以前未曾殖民的美洲，又不是未經開發的非洲，而乃是到工商發達與文明水準甚高的歐洲。你想以他們的知識，他們的見解，尤其以他們的資本，那一點配得上

同歐洲人競爭，他們不是有了充分的資本，因而想到往歐洲如何發展商業。恰好他們因為沒有多少的資本，甚至於吃飯吃不飽，纔幻想天開的想到外國去發洋財。

他們初到歐洲時，如果說帶了資本的話，那資本就是一種石頭，這種石頭刻成石瓶石池，配以各種各樣的花草山水人物等，極爲美觀，所以生意的銷路頗爲不惡。他們大都親自拉了這些雕刻物在城中或鄉下挨戶求售，然而日久月深竟暴露了弱點，漸爲一般人所拒買，因爲這種石頭祇好看不好用。須知外國人生性實際，當他們買石頭時，必先問那石瓶石池是否可

以盛水插花，小販們自然答應可以，當面試驗時，果然也一點不差。不過這種石頭乃是一種泥岩，水裝久了以後，乃慢慢浸透下去，如果晚上將插花的石瓶放在鋪了桌布的桌子上，第二天清晨看時，則發見



盡乾，桌上全濕。買了這石頭的老太婆們，自不免大發雷霆，一傳十十傳百的將已有的信用破壞，因之影響全部生意。

當石頭生意不錯的時候，這些小販當然有錢寄回家鄉，鄉下一時哄動，都以為出洋乃生財之大道，親戚朋友都在如何想成羣結隊飄洋過海。聽說他們最簡單的辦法是將銀湊齊，不夠時先使一二人前往，等到這一二人賺了錢寄回，再去第二批第三批不等。到歐洲原無限制，而在本國得到護照的便利又多，政府從未加以取締，所以他們的活動得以暢所欲為。

第一次大戰以後，石頭的市場成了問題，於是他們所從事的對象，乃改為賣各種的「中國貨」。惟真正國貨的出入口非有大量的資本不行，是以祇得因陋就簡，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或米蘭等地買進義大利的禮品，再加上一點中國式的花樣，而

妄稱之為中國貨。在一個時期內，日本貨亦乘機借他們的力量推銷不少。最普通的是將外國布料購來後製成領帶，再用極便宜的價格出賣。他們並不在各處開店，都是流動性的手提皮箱，挨戶求售，這種做法在歐洲各國乃為法律所禁止的。不錯，德奧等國因暫時救濟失業，也曾發給一些小販證。然而這是極少數的例外。青田朋友去得早的間或也有領到的，惟其中大多數，都是不顧一切幹冒險的違法行為，所以警察的逮捕乃是家常便飯，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有時此種事件太多了，警察不勝其煩，同情者開一個眼閉一個眼的因有，而認真辦理將其驅逐出境的亦復不少。不過問題是驅逐出境以後，他們仍是偷回來，輾轉循環，終不得解決。警察覺得頭痛，使領館對之束手無策。

據說有一年某使館以為此類現象有傷

國體，乃決計送回一批，以示警惕，殊不知頭一批尚未送時，竟有自行要求送回者。該館目睹斯境，如墜五里霧中，莫測其中的高深。後來詳細調查，始知他們在這邊送回去，可以在那邊又轉回來，館中不過供給他們一筆歸家的省親費而已，反而方便了他們。所以在歐洲住過幾年以後的小販，如果希望回家一轉時，政府這樣的做法，誠可謂正中其下懷了。

義大利在墨索里尼時代，是想爭取遠東的航業，所以費盡了心血將票價減低。譬之明明的三等艙，故意喊為經濟二等艙，花費既少，聽了又舒服，我們當學生的都坐過。此外暗盤之中尚有所謂統艙，實際如迷離一樣的起坐於甲板之上，專為一般苦力之用。英德法船舶所不肯為的，而義輪則公然為之。不僅如此，義國輪船公司因欲招攬大批的生意，除賤統艙票外，

更包辦一切的出國簽證手續，所以許多抵了義境的小商，身上仍然穿着工人的短衣，迨陸路轉往其往他各地時，始自慚形污覺得太不成樣子。纔換上不三不四的洋服。

在大體言之，他們的職業雖然是做小販，而亦分多少等級。如同上面所說姓王的，他稍為有點資本，而資本的來源並不是家裏帶來的，而乃是完全靠賭。這些朋友們終日辛勞，偷偷摸摸的做生意，如果皇天不負苦心人，運氣好的話，少遭逮捕，不被沒收驅逐時，收入的數目有時不遜於賭博之中。賭博是他們唯一的嗜好與消遣，而從中利用的乃是如同姓王的這一類人物。他們高利放債，借債的人賭贏了使其馬上加倍清還，賭輸了立刻將其貨品沒收。結果他們不惟有錢，亦且有貨，靈活

極了。他們不親自出馬做生意，而是把生意給人做，自己從中抽百分之幾十，所以普通的一般小販在營業上純受其驅使，造成彼等自然而然的支配地位。

還有年紀老點的，能力雖小，而他們唯一的願望，是賺幾個錢回家享福，所以他們的態度好些，賭風亦不如此之盛，經濟比較的獨立。惟他們做生意的祕訣，即不說一句洋文，談價時，以手做勢，故意

使外人發笑。因此不獨造成他們的貨物是道地中國貨的印象，而且證明「人」都是新從中國來的。此外尚有一些年青的小夥子，在歐洲住了幾年後，歐洲人的外表已經學到幾分，穿上了漂亮的西裝，洋文雖不能讀，而說得差強的流利。他們天天與中等社會以下的女人鬼混，吹一些可笑的空心牛皮，發生了不少有趣味的羅漫史。

(未完)

有一艘英國郵船，要開到紐約去，航行不久，就遇險下沉。過了幾分鐘，船的影子也沒有，只剩下兩個英國搭客浮在海面。

他們彼此並不認識，彼此也不談話。

他們只管忙着游泳。

等到日落了，天黑了，浪翻了，風大了，其中一個人有點支持不住，他才拚命游到他的同伴身旁，大聲地說：

「喂，老友，我的氣力沒有了，你可以告訴我，倫敦在那裏嗎？」

## 酸甜苦辣的美國行

昆池

到美國去的人，多乘大來郵船公司的「總統」船，乘長風破萬里浪，吃了十八天的西菜，便可一登金門（三藩市），聲價十倍。我的浦氣並沒有這樣好。

在香港等船的時候，日人正在蘆溝橋幹着殺人的勾當，於是謠言紛起，使我心亂如麻。有人說：船經日本，劊子手般的日本醫生，對中國搭客，特別關懷要強迫和搭客注射防疫針，其實，給日本鬼子來注射，已恐怖萬分，更加上強迫二字，益使我我不敢嘗試，有人說：船經日本，作惡多端的日本醫生，要和中國搭客來驗糞，並可隨意加上搭客一個「莫須有」的病症，把他一掌須有「來醫治。醫治結果，不是神經錯亂，便是四肢麻木。

我又聽說，船經日本，搭客要排列在

日本醫生面前，聽到他用英文高呼一聲「Fongue」一串串的舌頭就要倒掛下來。又看他閉上眼睛，把手交叉，右手把着左邊的人的脈，左手把着右邊的人的脈，神氣十足，令人難受。雖然我很相信，日本鬼子不會找「無關痛癢」的我來開玩笑，但我又何必跑到虎口，自尋煩惱呢？最後，我就決定坐船先到澳洲，再由澳洲打一個大圈，才轉到美國去。

船從香港開行，不到三天，即抵菲律賓的馬尼刺。隨即經澳洲的星期四島（Thursday Is.）敦士維爾（Townsville），布利斯班（Brisbane），而到雪梨（Sydney）。

我在雪梨逗留一星期，即換乘火車至墨爾本（Melbourne）來觀光，後因船期

的關係，又急急忙忙，趕回雪梨，乘馬孫  
 的郵船公司（Matson Line）的蒙德勒  
 （Monterey）大郵船啓程赴美。

蒙德勒郵船的設備，非常華麗，挺起  
 胸膛，穿着禮服的搭客們，神氣也非常莊  
 嚴。全船雖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碧藍的眼  
 睛和金黃的頭髮，但我常聽說美國人是世  
 界上最富情感的動物，跟他們來往，不管  
 相識不相識，只要拍拍他們的肩膀，便可  
 單刀直入，談長談短，他們也必侃侃言心  
 毫無拘執。

頭一天的經驗，並非如此。我在餐廳  
 單人獨嚼，四方八面的笑聲呵呀，我是  
 形影孤單，呆若木鷄。我在船旁臥在編號  
 的帆布躺椅上，左顧無人，右顧無人，自  
 己雖無傳染病菌，過者總側目相看。我在  
 船艙裏，正想黑裏藏身，借暗遁形，但盧  
 一露，即見鄰坐生客，偏促不安。第一

面雖立下一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的決心  
 一面亦有虧嘆惜，自己的黃面孔，太不  
 爭氣。

過了三天，船上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  
 會，我於無意之中，也來看看熱鬧，可是  
 心裏有事，興趣何有。正在沒精打采，俯  
 首踱步，想回到住的艙房，早一點休息的  
 時候，不料和一個踉蹌而來的美國海軍軍  
 官，迎頭一撞。他不獨沒有怪責我，還趁  
 着幾分的醉意，一手抓着我的肩膀，善意  
 要請我喝酒。我對他一番盛情，那便推却  
 ，心裏亦想順水推舟，借酒消愁。是以，  
 他喝一杯我喝一杯，他先敬我一杯，我也  
 還敬他一杯，你來我往，大家喝得有聲忘  
 形。到了最後一杯，他就割腹開心底問我  
 ：「對不住，我喝酒太多了，但我要來問  
 你，爲什麼……爲什麼你們要打中國呢  
 ？」

「打中國」，我一聽到這句話，才恍然大悟，我連忙在他的耳邊，嘈雜幾句，他才笑口吟吟地說：「真糟糕，你爲什麼不早一點開口，我明天告訴船上的人，你別要忘記請我喝酒。」

明天——真的天明，真的天亮了。船上的人，個個都對我很親善的打招呼。他們的的笑容簡直令我看了，半疑半信。他們的熱情，更使我見了，喜不自禁而流淚。後來我向侍者一查，才曉得這條船，不知在若干年前，曾載過一個中國搭客。其餘的時間，只讓日本鬼子，穿插插入。

船到了新西蘭的奧克蘭 (Auckland) 一羣對獲得中國消息，如獲至寶的記者們，竟把我重重包圍，弄得我走頭無路。我只有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勢如雨下的問題，一一作答，並向舌劍唇槍的記者們，個別作釋。

他們問：「假使南京失守，中國會不

會繼續抗戰？」「中國的軍事力量，比不上日本，那末，中國的抗戰，怎樣才可以得到勝利？」

「廣州第一次受空襲的情形怎樣？人民恐慌不恐慌？」

這些問題，從今天看來，已是明日黃花。但當時新西蘭人對中國情形的隔膜，猶如今日我們對新西蘭情形的隔膜，如出一轍。

船從奧克蘭開行，不久即抵斐濟羣島 (Fiji Is.) 和薩摩亞羣島 (Samoa Is.)。這個羣島，人口不多，出產不富，然華僑的經營，到處可見。我曾經問過一個伍姓的華僑，對在當地經營的感想怎樣。他很率直地說：「土人多半懶得可憐，白人也常常聰明得可怕，我們不會太懶，也不

會太聰明，所以僅會站得住」。這句話說來也相當沉痛吧！

船從薩摩亞羣島繼續開行，隨即達檀香山，而三藩市。後因久仰好萊塢的盛名，乃借此良機，由三藩市乘火車至洛杉磯一行。嘆觀既止，乃乘森泰飛(Santa Fe)公司的火車，離洛杉磯，向東作橫貫北美洲的長途旅行。二日後抵芝加哥，匆匆換乘賓西法尼亞公司火車，繼續東駛，翌日即安抵目的地——紐約。

在紐約住了三年多，做了幾件趣事。頭一件是拿到了一張十足洋貨的羊皮文憑，第二件是學會了在萬目睜睜當中吃「熱狗」；第三件是看懂了人學蟲跳的新式交際舞「挾踏爬」(Jitterbug)。此外，一無所獲，一無所長，更一無所望。

到美國去的目標，大概如斯，目標已達，找回祖國懷抱的念頭，乃油然而生。

通常到美國去的人都是一帆風順，從美國回來，更是易如反掌。我的運氣並沒有這樣好。

一九四一年夏間，在紐約大來郵船公司的辦事處，打聽到有一艘開往遠東而不经日本的一「總統」船，便喜不自勝，預先買了一張船票，把行裝收拾好，舞起兩袖清風，話別紐約。

剛從紐約坐火車抵三藩市，即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消息，使我魂飛魄散，大叫倒霉。我連忙跑到三藩市大來郵船公司的總辦事處來詢問，辦事的人只搖着頭說：「很對不住，我們已經接到政府命令，所有總統船，暫不開到遠東去，船票定費，我們馬上要退回，請你自己想想辦法，另外找別的船吧。」

別的船，那裏有別的船。我從第一間船公司跑到第二間船公司，所得的結果，

總是看見對方搖一搖頭，下文就是一個「對不住」。

我在三藩市無辜的忙了一個月，才找到一條到遠東去的爪哇船，船的名字叫什麼，船公司不肯宣告。開行的日期在那一天，船公司不肯宣告。要到那個碼頭來上船，船公司也不肯宣告。

船公司只告訴我一點，就是要我把手裝準備好，隨時接到通知，就隨時要下船，並答應先送我到馬尼刺再送回香港。

我已經忙了一個月來找船，這回竟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般來趕搭這玄虛莫測，耐人尋味的船，雖已明白做了「天下第一號的傻子，其實也無別法可想。」

船公司的通知到了，我連忙跳上計程車，趕到指定的碼頭去。汽車的輪正在拚

命地轉，我的心頭也忙着忐忑地跳，我不禁咬着自己的指頭，回想當年來美的情形，和目前離美的狼狽，真是哭也不成，笑也不得。抵達碼頭的時候，人聲異常沉寂，氣象益感蕭條。我除看到一批中國學生，忙着點驗行李，忙着向移民局派來的人作出境登記外，其餘的一切，都不像我們快要上船，船快要離開美國的樣子。但我當時已由憂轉喜，由喜入狂，因為同來做傻子的，最低限度，不只我一個。

我們手續弄好了，就魚貫上船。我正是舉頭一望，嚇了一跳，因為觸目所見的都是飛機，臥在甲板上的飛機，像在船頭放哨的是飛機，躺在船尾偷睡的也是飛機。

汽笛無情一響，船就慢慢地向三藩市話別。那時，特別派來招呼我們的侍者，也得，也開始大顯身手，倍表殷勤。他並將



已可發表的個中秘密，洩露出來。他說：「這條船的開行日期，是絕對秘密的，所以一個送行的人都沒有。船上除了你們十七位中國學生，因迫於需要，可乘搭這船外，其餘一百多個的搭客，都是美國空軍志願隊的飛行員，技術人員，和地面工作人員，要到貴國去，幫忙陳納德，打日本鬼子。你們別要擔憂，我們這是中國的好朋友。」

彼得剛說完，大家正興高采烈，我無意中回頭一望，一艘高掛了太陽旗的日本貨船竟半聲不響，靜靜悄悄，兩眼釘着我們駛出港口。

我們所坐的船，是一艘無國籍的船，因為表明國籍的旗，由始至終，沒有掛起。我們所坐的船，是一艘無名字的船，因為船上的名字，早已塗去。我們所坐的船，也是一艘不理航綫的船，因為她的行蹤

，神出鬼沒，沒有一個人曉得。那末，我們爽快一點，就叫這條船做「怪船」。

「怪船」抵檀香山，忙了一夜，加水加煤外，即於明晨，繼續疾駛。到中午時間，天涯深處，隱約底出現了兩個黑點。「怪船」碰到黑點，如受催眠，初則懶不欲動，繼而呼呼入睡，停着不走。我們開始你猜我猜，競猜謎底。

過了不久，黑點越來越大，越行越近，越近越使我們驚訝。原來所謂兩個黑點，當靠近我們船身的時候，已經變成兩艘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最新式美國巨型驅逐艦。兩艦所掛上的幾架水上飛機，不獨要整裝待發，連脫了砲衣的巨砲，也正厲以須。一會兒，一艘快艇，載來兩個信號兵，跑到我們船上，更弄得我們如墜五里霧中，百思莫解。

經過了幾分鐘很迅速的行動，兩艘驅

逐艦就開始在海上和我們捉迷藏。這兩艘驅逐艦，或一在前，或一在後；或一在左，或一在右；或俱隱藏起來，讓我們發抖；或派飛機一架，在我們頭上打圈，來送給我們一粒「定驚丸」。跑過來我們船上的兩個信號兵，白天總是手搖號旗，搖得五花八門，津津有味。晚上就拿着信號燈，弄得時明時滅，與天上的明星，互相輝映。

我們一行十七人，不然而然地一齊吐了一口氣說：「這是護航」。

「護航」——「護航」，這一個不易常見的鏡頭，收入我們的眼簾，真有點別饒風味。本來，我們只有一條船，而受兩艘巨型驅逐艦來保護，簡直是安如泰山，但因護航艦的出現，我們也要過着戰時緊張的生活。如船上每個人，整天和救生衣作伴。且在日落以後，日出之前，實行燈火管

制。因為當時太平洋戰事尚未發生，所以在晚上，我們還可以自由在甲板上，走廊間，談天的談天，歌唱的歌唱。但絕對不能抽烟。

有一天，我們同行中一位「哈佛」博士，在甲板上正是談笑風生，無意中點起一枝洋火，來抽香烟，不到兩分鐘，船長派了一個人前來，要他馬上到船長室去。

船長很不客氣地對他說：「你曉得沒有，剛才你點起一枝洋火來抽烟，在十里內，這點火光看得出來的？」

他低着頭一句話都不敢說。船長繼續道：「你點起這一枝洋火，照章我要把你關起來。把你關起來的事情還小，把我們全船的生命——連你自己在內——葬身魚腹，這件事是非同小可了。」

船長說完，就示意要他跑，他馬上掉頭鼠竄。當這個倒霉博士把船長的話告訴

我們的時候，我們一面見他垂頭喪氣，萬分可憐，一面也替自己因洋火可能生出的危險，出了滿身大汗。

我們盲目航行，除了談着，笑着，睡着來消磨時光外，又彼此利用僅有的自然地理知識，看指南針來推論航行的方向，和看日光位置的變換，並且紀錄晝夜長短的變動，來作前進路線的預測。我們又因同船的美國搭客，都是來華助戰的英勇軍士，也是將快和敵人在空中拚個你死我活的好漢，所以一到機會，就和他們交換意見，希望他們在閒談當中，能夠進一步認識中國，了解中國，而至愛慕中國。他們心裏感想怎麼樣，我們當然不曉得，但大家在船上的情誼，真打得像火一般熱。我們一面以私人的談話，把他們整千整百，關於中國的問題，一一解答，一面又把大家組織起來，將彼此的生活，打成一片。

如續講會由我們輪流担任，把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哲學、而至風俗習慣，向他們多方介紹。他們又邀請我們作弈棋比賽，球類比賽，充分表現着美國人愛動的天性。我們在船上的一舉一動，都可以說，直接的，或間接的，增加了大家同舟共濟，甚至並肩作戰的精神。

有一天，船長突然下令，要全船的人，先把行裝收拾好，再聽候他的命令。在非常時期航行，與戰時無別，船長的命令，要絕對服從。後來船長繼着宣布：「再過兩週鐘頭，我們就到澳洲。」

到了澳洲那裏？」

「可以上岸看看風光嗎？」

這兩個問題船長沒有解答。

澳洲，這豈不是舊地重遊嗎？我真想不到，打好了主意到馬尼刺，又會跑到澳洲來。非常時期確有點反常，我的心裏

實有無限感想。

「怪船」由三藩市撥動了發動機，一路都充滿神秘的跡象，到現在，花樣越弄越巧，越來越多。當牠靠近澳洲陸地的時候，在船上的兩個信號兵，竟中途拋棄了我們，而這兩艘同甘苦，共患難的護航艦，也悄然和我們揮別。

我們正依依不捨，向信號兵，向護航艦感覺離緒縈懷的時候，另外一條爪哇戰鬥艦，也迎面而來，做了我們新到的保姆。爲了爭取時間，我們並沒有在澳洲任何地方登陸。

爪哇戰鬥艦所帶我們走的航線，更是撲朔迷離，難於捉摸。不過，我們每天都沿着島嶼行駛，由這一點看來，我們所航駛的目標，絕對不會是馬尼刺。究竟我們要在那裏去，只有天曉得。

此後，我們又在閩葫蘆裏，過了八天

摸不着頭腦的航海生活。到了最後一天，船長又照樣下令，要大家收拾行裝，準備在一個地方着陸。

這一回真的着陸了，但是着陸的地方，當然不是馬尼刺，而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新加坡。

「新加坡！」大家都有點疑惑起來。當天，我們十七人，就在船上開了一個臨時緊急會議，並派了兩個代表，請教船長，用什麼方法，送我們到船公司答應我們登陸的地方——馬尼刺——去。

船長很和藹地解釋：「對不住，這條船因航線臨時改了又改，變了又變，所以給各位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但現在是非常時期，請各位認識環境，更不要因遭遇特殊環境而灰心。我個人的打算是先送各位到仰光，等到美國空軍志願隊員在仰光登陸後，再送各位回到香港」。

船長的算盤，看來頭頭是道。不過，誰願意在風聲鶴唳的當兒，隨着險濤駭浪來兜圈子呢？所以，我們十七人，又開一次緊急會議。結果，只有一人願乘原船至仰光，取道滇緬公路回成都。其餘十六人，即請求船長，准他們離船，在新加坡自動找船，兼程回香港。

我們忙了一天，才把十六人的行李，搬到一條五六千噸的貨船去。我們正歸心似箭，急不及待。那裏管到所乘的是客船還是貨船，簡直見了船，就要搶搭。

挨了五天的苦，終於平安回抵香港。停泊着西環的海中心，我們的船，一點也沒有惹人注意，只是萬幸中得到中國旅行社，派來了幾個人照料我們的行李。

行李有人搬運了，我就坐着小艇，兩眼釘着香港的沿岸發呆，加以海風迎面吹來，濤波擊着艇身聲聲作響，更使我陷入

一種悵惘的神思裏。後來，給艇夫尖銳的聲音，插進我的耳鼓，我才覺在夢中驚醒，匆匆上岸。脚踏着香港的實地，更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自三藩市啓程到達香港，一共失蹤了三十七天。所謂失蹤，就因在船上，和在新加坡，每個人都不許發電報。家裏的人，三十七天沒有得到我半點的消息，當然是急得要死。

我正要鼓着勇氣，大步踏回家去的當兒，馬上又畏縮起來，因最後五天，在貨船裏過着半人半鬼的生活，面目弄成漆黑，衣衫弄成襤褸，假如「原裝」回家，「原形」畢露，不把家裏的人嚇壞，一定給家裏的人，盤問得悶死。我正在進退維谷之間，恰巧看見前頭有一間理髮店，乃立下心，先到理髮店去，利用理髮的時間，來想一想現身之計，並可借理髮匠的技，來當一管修顏之術。同時，家裏的人

已等了三十七天，再要他們多等三十七分鐘，也不應有令他們難過的地方。

頭髮已經弄得有點膩滑，面孔也覺得有點光潤，我對鏡子一望，九分都像人，於是鼓着餘勇，就在理髮店裏，先打一個電話回家。

我只說上一句，聽筒好像受不了對方

聲浪的震盪而發抖。我聽到傭人把我的名字，說着又說，繼着提高了嗓子，大聲地狂叫：

「他……他……從美國回來了！」

「他……從美國回來了！」

「他從美國回來了！」

一個英國人，一個法國人，和一個波蘭人，正討論着怎麼樣去寫一本關於象的書，可是這本書的名稱，一時不容易想得出來。

下面就是他們對這本書名稱的提議：

英國人說：「獵象記」，

法國人說：「可愛的象」；

波蘭人說：「象與波蘭問題」。

## 仰天堂隨筆

金 髮

## (六) 九龍非租借地

大多數的人都認為九龍係租借地，十九年期滿即予收回，但據我所知，九龍市二方里之地係屬割讓，九龍新界則為租借地，不能混為一談。查香港係一八四二年，割讓與英，一八六〇年，香港總督H. P. GOS 向中國官方嚴厲要求租借九龍土地，（似曾下良的美敦書，）後來得我政府同意，租得二方里之地，及 Storecutter 島，每年租金一百二十磅，英人喜出望外，致當時英陸軍大臣 Herbert，嘆中國人為世界上之奇人，一八六零年三月，英軍進佔，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中英續訂條約九款，將此租借地割讓了。一八九八年又訂租三七六方里，（包括九十方里島嶼，）名之為新界，租期九十九年，到了

一八八七年，九龍關交英人管理，從此中英間之糾紛暫告終結了。中英續訂條約第六款，是這樣：「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還交與大英夏禮代國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附與大英大君主，并歷後嗣并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而管轄所及，應保無事！」主管機關不可不注意及此。

(七) 雲南之猛鳥島得於國防之重要性

猛鳥、鳥得、兩地係雲南普洱縣所轄之兩土司，猛鳥近普洱縣，（現改寧洱）鳥得近思茅廳，據李仙江之上游，與泰國接壤，此地原係緬甸領土，迨英取緬甸後，與我國劃界，逾野人山，割國外孟良

大士司地，將猛鳥，烏得讓給我國，訂明不得讓與他國。（即英人所稱為江洪省之地，作為局外公地者，）但是馬關條約訂成後，法國以其幫忙索遼東有功，要求取猛鳥、烏得，以作酬報，於是光緒二十一年，慶親王與法公使施阿蘭，（Giers）在北京續訂界務一條附章五款，將此二地割讓了，英人知之，致不甚滿意。本來這兩地是與泰國接壤的，不幸把牠送給了法國，而泰國又於一八九三年，將瀾滄江以東，南湖江以西之十二點泰，割讓給法國，於是將我無形與泰國隔絕了，戰後若能使法國將泰國之十二點泰交還泰國，則我國又可與泰國接壤，使其有所顧忌，不敢再欺侮我華僑了，於國防有重大關係更不用說。

#### （八）德日戰略政略之錯誤

當年德國以雷霆萬鈞之力的閃電戰，

（是同盟國總動員制的死敵，）於短時期內征服了十四國，若揮戈直指英倫，則我們的現狀，恐怕沒有這樣樂觀。乃德國計不出此，忽轉而攻蘇，以為英國將幸災樂禍，隔岸觀火，這是其政略的大錯，當時只以疲勞轟炸對英國，則英國也夠難受，希特拉乃冒險征俄，在戰略言是坐失機會。他第一個錯誤，是因肅清巴爾幹，所以遲了軍事行動，致攻到莫斯科外圍。天氣已至零度下四十度，所以不得不退了；第二個錯誤，是他估計八個月可以打下莫斯科，他應先攻史丹林格拉，則必成功，若能佔領高加索的油庫糧庫，則蘇聯無有不失敗之理；第三個錯誤，是他不於夏季攻莫斯科，而攻史丹林格拉，那時莫斯科縱攻不下，亦不致遭史城的大敗。總之希特拉非政略家，而為瘋狂之好戰者，日本對蘇聯亦是犯了政略的大錯，應打不打，反



而簽了互不侵犯協定，當希特拉打進莫斯科大門之時，日本何不發動攻蘇，縱不打西伯利亞鐵路，亦可深入西伯利亞，那將日本入若這樣做，則世界形勢全變了。日本立國之精神，是在打蘇聯，佔領東三省，是爲着打蘇聯，這是其傳統的教育，今乃放棄了千載一時之機會，喪失了其民族之生命。日對英美不應該打，而偏要去打，日本若不從檀香山下手，保持不即不離的態度，以全力壓迫我們，則我們早已了。日本目的，閃爍不定，是政略之大錯。他佔了大過本土十倍以上的土地，感到心滿意足了！他又爲什麼到了澳洲邊境停着不進呢？若能佔領澳洲，則可截斷英美之交通，則局面又全變了，今日德不能交通，將如何作戰呢？日本佔領緬甸之後，又不急急乘勝攻印度，如能打通近東，與德國會師，是如何可怕，牠不攻蘇而攻英，是以重兵駐東以妨蘇。其對中國政略之錯誤，是其致命傷，佔領東北，已是吞下了一颗炸彈，是戰略之大錯，爲什麼又發動

一二八之戰呢？日本軍閥瘋狂了，欲一口吞下中國，先稱速戰速決，後又稱速和速決，追後又稱百年戰爭，對於其作戰的風則又是太錯。

作戰以前，戰略應遷就政略，開場以後，政略應遷就戰略。德使中立國，就是例子，政略失敗後，戰略不能挽回。如英救法，是戰略的失敗，但拉攏好美國是戰略挽救政略之成功。拿破崙簽款西洋憲章後，同盟國達三十六國之多，是政略的成功。日本與德國，都是政略戰略不分，所以着着失敗了。

德國對於上次大戰賠償的抵賴，可說是歷史上最大的騙局，亦是德國宣傳的功。他們宣傳如何無力負擔賠款，戰後人與如何水深火熱，但並非非賠款的關係。高爾察克對盟國當時所發賠款額爲六萬萬鎊，實在太高，而德國人就拿此鉅額

賠款，爲宣傳之資料，他們從不懺悔罪惡，及所給世界各國的痛苦，應負懲戒的責任，總想大量的抗議，而賠款則愈少愈好。德國人在希特拉執政之前，即知道如何極力避免賠款，知道用大欺騙手段，比小欺騙手段容易。德國已賠款的總數，爲十萬萬三千八百萬磅，其中只有二萬萬五千三百萬磅是現款，其餘是貨物抵押之類。但是我們須知道，只法國北部的重建，已去八萬萬三千萬磅，（大多數還是法國負擔），可憐的波蘭，分文未得，其餘比國及破壞之他處，皆在此區區賠款中設法重建。德國未付和約上所保證之賠款，他們想你們自己因負擔而窮困，他們自己則仍然強大，以圖報復之機會，裝作因賠款而不得了，實則爲準備第二次大戰而用的錢，就有八十萬萬磅。我們再縱觀這「破產」的德國，在一九二三年通貨膨脹的時

候，就還清大量的內債，至於英國則舉內債七十萬萬磅，法國則舉債二千五百萬萬法郎。且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九年間，德國國庫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有時百分之七十五，）人民亦比威廉二世和平時代收入爲多，一九二五年，一面發展工商業，五年後出口竟超出美國，一面裝窮，向以前之敵人借得十五萬萬磅，六倍於賠款所付的現款。有頭腦的德國人，早看到如果能夠得到美國人在德大量投資，則美國人將爲本身利益計而運動取消戰債。德人第二個陷穽是宣稱只有取消賠款，廢務債款，始能保存。結果列強又受了騙，他們又得了十萬萬磅，以準備第二次大戰。現在有不少的善心的人，開始宣傳戰後不應該使德國再賠款，若真這樣處置德國，將來的災禍更不堪想像了。

九月一日中央公團

# 我國第一任公使

其翰

郭嵩燾出使英國事，曾載本刊第二期，惟該文對於郭氏本人及當時環境則語焉不詳。茲應讀者之請，特再述之。編者

近百年來，我國遣使可分臨時使節與固定使節兩時期：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返國，行前商諸恭親王奕訢，奏請派員隨其出國考察。於是山西知府總稅務司秘書斌椿被派與之同行。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美使蒲安臣，因平素與我感情甚睦，臨行向清廷建議，遣派專使團。於是總理衙門總辦章京志剛，河西知府孫家毅，被派為出使大臣；蒲安臣及英人布龍（BROWN），法人杜尙（DeGharms）三處為協辦。同游英美法普葡國。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Fontanel），因故被戕

，即世稱天津教案，北洋大臣崇厚被派赴法道歉。以上諸人雖屬國家之代表，然皆屬臨時性質，而非常任使節。

若言固定代表，則當自郭崇燾任第一任駐英公使始。光緒元年，以英國馬加里事件，烟台條約（一八七六）規定我國須派使赴英道歉。於是清廷特簡禮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郭嵩燾為欽差大臣，前赴英國。於緒光二年十月十七日自上海出洋，至十二月八日抵倫敦。但以所奉國書（註一），經英方解釋，得悉內中僅為婉惜滇案，而於遣派常任公使之意，則未嘗一健，故彼例不能視為公使。惟增修英法兩國我方派使駐英，故經其外囑其先為預呈遞時含糊應之，（但觀見以後，仍由清廷補頒到任國書，於光緒三年十一月初

八日補遞)，於是郭乃於是月二十五日，赴白金漢宮，覲見英王，將國書遞呈（註二）。時候補京堂劉錫鴻奉派爲副使，隨同抵英，但以國書未列其名，英外部阻其入覲，後經磋商，乃改用隨員名義，隨同覲見，不稱副使（註三）。蓋因初次遣使，清廷諸多不諳，致生種種枝節。

郭嵩燾，字筠仙，湘人，生於慶嘉十九年（一八一四），約歿於光緒十七年（一八八四），生當滿清外患迭興之際，年二十一時定海失，又五歲而有金陵條約，四十歲時有天津條約，五十八歲時有烟台條約，當庚子辛丑間，所謂鴉片戰爭時期，親見浙江海防之失，則中心如焚，忠義之氣，不可遏抑，憤慨邊患之興，皆由措置失宜。於是讀史，窺其節要，辨其得失，久之益有所悟，間語洋務，則往往揭發於事前，而皆驗於後。故世人有謂其

能知洋務者在此。郭氏早歲即已膺翰林之選。英法聯軍之後，曾在僧格林沁幕中處理洋務，頗爲僧格林沁所器重（註四）。一再擢拔，歷任蘇松道廣東巡撫，福建臬台等官，繼選兵部禮部等侍郎，於同治二年拜受廣東巡撫之命，摺云：「以一介庸愚之節，兩朝特達之知，」其實官歷三朝，曾李輩俱引爲莫逆。及奉命出使，時年已五十有九，故郭奏有：「老病衰頹，志氣消落，奉命出使，祇益慚惶」之句。而時人之詆郭者則多謂垂老尚欲去父母之邦。甚或詆其有賣國之心。兩湖人士指斥尤力。然郭氏不顧謗議，毅然受命，其輕已爲國之精神，洵足爲吾輩效法。

郭氏認爲自道光以來，所以變故叢生者，乃由不能詳知洋務底蘊，往往以不具可了之事，積而難生釁之端，致使挾其狡強之氣，乘隙思逞，嫉憤愈深，即其

構藝亦愈烈，而應推求事理，以求應付之方，並以其餘力與利勸學，馴致富強，則國本固，而處置一切事務，皆得其理，可使外人俯首屏氣，以聽約束。其對外交基本之主張，即所謂：知洋情，審國勢，度事理，三者皆須詳明，缺一不可。洋情國勢在於多作研究，而事理者無他，乃以之處已，以之待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以當今語言之稱，即所謂國際間之公理與法律。其見解之透闢，主張之精確，更足為吾輩效法。

郭氏又謂：西洋以智利相勝，垂二千年，其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條條衰，情形絕異，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實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而俄羅

斯盡北漠之地，由興安嶺至黑龍江，悉任其東北地，以達松花江，與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極西，通地中海以收印渡諸部，盡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邦，香港設重兵駐之。比地度力，足稱二霸，而環中國，逼處以相窺伺，高掌遠張，鷹揚虎視，以日斷其富強之基而絕不一逞兵縱暴，以掠奪為心，其構兵中國，猶展轉據理事辨，持重而後發，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而虛囑以自張大之時哉！其眼光敏銳，揭發時弊。於此可見。

其在任近兩年，頗能觀察外情：所有見聞觀感，悉一一錄呈總理衙門，備供採擇。渠不居并作日記，從未間斷，凡善言善行，必謹錄之，而痛切議論之處，則毫不虛飾。當其赴英途中，著有使西記程一書，論論洋務，尤為超特代之著作。總署特為刊印發給同文館學員研讀。距科小人

竟穿鑿其詞，引爲誣陷構罪之據，後總署  
權而毀其版焉。

郭氏爲人耿直，求善過切，語無假借，以致動干忌諱，萬口交謫，而究其所以一時爲衆詬毀者約有三因：（一）請將雲南撫臣岑毓英交部議處（註五）；（二）謂六部掌官與洋人周旋，不宜專投名帖（註六）；（三）平日言論，坦白正直，致遭衆怒（註七），自出使任命發表之後京師卽編有聯語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而王湘濤謂：「筠仙負此謗名湖南人至有恥與爲伍」，後編修河金壽竟引使西記程爲構誣之據，參奏郭有異心，直謂「大清無此臣子」。

加之，副使劉錫鴻本爲刑部郎中，經多方營求，乃得斯職，因自忖郭已老邁，如將其打倒則可代之，啓行之前，卽包藏

異心，而郭民猶盲然引爲隨從，抵任之後，陰謀不軌，殆事發，始恍然於劉實與編修何金壽早有勾結，內外構陷，平日劉并頻與何暗通消息，虛捏其罪，以資何之步効，於是郭大憤，立卽請辭，郭致友人書扎屢述其事，所謂：「排擠緣於所暱，詭辱積於盈廷」，殆指此也。

光緒四年七月廿七日上諭郭嵩燾着回京供職，改派曾紀澤繼充，劉錫鴻時已調升駐德欽差，上諭亦着回京供職，改派李鳳苞繼充，於是郭乃返國，回湘退休，雖中心抑鬱，滿腹憤悶。然於中法之役時猶不斷奏陳意見，后竟以嘔血而終。

吾人略述郭氏生平，感想凡三：

郭嵩燾之眼光見地，匪但今日視之，仍不失價值，而在當時海禁初開，洋務始創之際，却能洞明大局，深悉國勢，毅然獨起，排除衆議，力引先哲賢儒之儔言，

指摘頑固妄大之政策（亦可云滿清時中國之孤立派），誠可謂空谷足音，實具有超時代之膽識，堪令吾人欽仰，此其一。

郭以衰病之軀，不恤時議，毅然出使，奔走四萬里，開吾國出使之先例，其勇氣可謂僅有，當時雖在技術上犯有若干錯誤，要知使節初創之際，此種錯誤勢所難免，即在今日，吾人一舉一動，如稍不經心，亦將失體，郭氏任鉅數艱，謹慎戒懼，而默察值悟，力爭上游，吾人當如何追慕，此其二。

使領館遠駐海外，中央往往有鞭長莫及之感，而館中同仁因人事摩擦，時致糾紛，若郭劉之事實為吾國外交行政上最不幸之肇端。吾人服務外交，觀此更當注意，凡派往外館任事時，無論為館長為館員，皆應互相敬重，謙虛和穆，而個人品格之修養，尤宜刻刻注意，以郭氏之道德文

章尙不勝小人之攻訐。至於「瀝血嘔心，時自傷哽」，吾人應如何警惕，此其三。

吾人倘懷先哲，觀覽史籍，慨時事之多艱，蓋繹之匪易，宜如何奮發刻勵，折衝樽俎，而為國爭光哉。

（註一）參看第二期清代外交史料

（註二）郭奏摺：「竊查西洋公法，遺派

公使駐劄各國，皆以國書為憑。而臣所奉國書，專為惋惜滇案，無充當公使之文。經其外郎丞相德爾比知照，

錄示奉使敕書，但能含糊應之，其本意欲得公使駐劄，以通和好，尙無相難之意。遂亦不加深考……」

（註三）郭奏摺：「……至候補京堂劉錫鴻，奉命充當副使，而國書并未一列其名，其外部據國書為言，阻其親見君主，實無辭可以相辯，反覆籌商，始獲隨臣一說國書，而刊刻各國公使

名單……」。

(註四) 僧格林沁奏：「再編修郭嵩燾，自到防以來，隨同奴才佈置一切，晝夜辛勤。於勦撫各事宜，均為熟悉。六月初九日與米夷提議會議，該員在旁日觀情形，此摺即交該員齎京遞奏，以便陳梗概……」。

(註五) 郭奏辦洋務橫被構陷摺：「……封疆大吏於中外交涉事宜，不能先事預防，致成釁端，例應議處，體察演案情形，但一議處岑毓英，則諸事皆可據地折之，不至過為要挾，臣所以敢犯一時之詬誶而不辭者，自度捐棄一身無謂之聲名，以求解朝廷之隱憂，於事實確有把握也……」。

(註六) 全上：「……請六部堂官與洋人周旋，不宜專投名帖一節，係奉旨辦理事件，正宜藉此考覈洋情，惟求事要，其不願與周旋，自持正論，兩不相妨，若定議專投名帖，其中有未一見洋人者，且有干犯名義之嫌。而洋

人所要求固不在名帖也，勢必至詰總理衙門，又將窮於為答，是以勸令一二人，前往接見，以免重生議論……」。

(註七) 全上：「……自上海啓行，沿途日記，臣自通藉三十餘年，日皆有記。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謹錄之，亦用以自箴砭，期使言動皆可以告人。此次沿途見聞所及，及與諸隨員談論餘次，其稍有關係者，誠念使臣之責，在宣布國家之意，通之與國，亦審查與國之情，達之朝廷。其關愛惡攻取輕重緩急，皆可以知所從違，萬不宜稍有虛飾。至於中外交接事宜，洋人一一著之新報，委曲詳盡，多臣所未悉。日記略陳事理，尤無所避忌，錄呈總理衙門，實屬規國之要義，為臣所當為，同文館檢字刊印，儘以傳示考求洋務者，固外臣所及知……」。



# 清代外交史料之五

老徐

## 規定出使大臣薪俸

總理衙門奏光緒初年，迫於大勢，不得不派遣正式出使大臣駐劄各國。惟清廷官制階級，釐訂極嚴。官員俸給，隨其品級而定。品級共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二級，若自「從九品」按級升至「正一品」，當然非年登耄耋不可，不過其中超升越級之機會甚多，故亦有中年而躋大位者，然而官員俸給，數目甚微，以至外官不免貪污，內官競相奔營。光緒初年派遣使臣，事屬創舉，特令各使臣按照其在國內原官階支取俸給，事實上有所不能；且當時所派使臣，多屬四五品官員，俸給尤微，蓋清廷祇州縣省級費，而於國體之出入攸關則不問也。總理衙門直至光緒二年，始規定出使大臣薪俸。然原係一二品官員，亦不

過支俸一千四百兩，約合現在法幣一千九百餘元。現在視之未免可笑，在當時固已趨之若鶩矣。至光緒四年，總理衙門又以崇厚會紀澤二員，分別出使俄德等國，地位特殊，再行奏請特旨超敘等級，可見清廷對於官秩之釐訂與官員之遷陞均極嚴密，亦未可厚非者也。茲將總理衙門所請崇厚會紀澤二員薪俸之奏摺於后，以具一斑。

總理衙門奏酌議出使大臣崇厚會紀澤

### 薪俸摺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奏為照請旨事：竊臣衙門前於光緒二年八月間酌定出使各國經費摺內聲明出使大臣原係一二品充，月給俸薪一千四百兩。至光緒三年，月給一千二百兩。臣等

四品充，月給一千兩，四五品充，月給八百兩。是年九月擬定出使章程十二條，內開：出使各國大臣分頭二三等名目，此次辦理伊始，所有現在業經派出各國大臣，均暫作二等；出使各國大臣，月給俸薪照現在實職官階支給，其四品充二等者，擬月給一千兩。嗣因出使日本國大臣何如璋，出使德國大臣劉錫澂，俱係五品官階，其應支俸薪，擬照四品充二等者，月給一千兩等因，先後奏准行知遵照各在案。本年五月臣衙門奏請簡派出使俄國大臣，二十二日奉上諭，吏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俄國欽差大臣欽此；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崇厚著作為疊權大臣便宜行事等因，欽此。二十七日臣衙門奏請派員接辦出使英、法、德國大臣，奉上諭一等毅勇侯，候補四品京堂曾紀澤，著派充出使英國法國

欽差大臣等因，欽此。臣等查崇厚曾紀澤奉命出使俄、英、法、各國，按照奏定章程，均應作為二等，惟崇厚欽奉特旨，畀以全權大臣之任，原以出使俄國，現在有議辦交涉事件，關係重大，與出使他國情形不同，可否作為頭等以崇體制，查西洋各國，凡充頭等使臣者，有代國主行權之責，從不輕以除授，擬請嗣後出使各國大臣，如非實任一二品字樣，以示區別。至曾紀澤以前大學士曾國藩之子，承襲侯爵，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補，爵秩較崇，自應量予優異，可否比照二三品充二等者辦理？如蒙俞允，臣衙門應即行知遵照。其應得俸薪，仍令均自到任之日起，照章支給。謹奏。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議。

## 烽火邊緣的阿爾巴尼亞 (ALBANIA) 秦 斌

阿爾巴尼亞是巴爾幹西南部的小國，南界希臘東北兩面為南斯拉夫所包圍，西瀕亞得里亞海和義大利隔海相望，相距只四十五哩。阿爾巴尼亞原屬羅馬帝國，一三八九年科索沃 (KOSOVO) 戰後大部為土耳其所征服，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始宣佈獨立。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倫敦舉行的大使會議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也同意阿爾巴尼亞自主的原則。當時劃歸她的人民僅在百萬左右，面積一萬一千方哩，實際說來，國際勘界委員會 (Boundary Commissions) 的舉措，不能算為公允；因為在希臘尚有阿爾巴尼亞同教徒四萬人之多，而在土耳其和義大利也有所謂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哈

巴尼亞人的部落，卻被劃入了當時獨立的門的內哥羅，不久又淪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阿爾巴尼亞人是歐洲最有趣味的民族。他們是伊魯雷亞 (Illyria) 愛比力斯 (Epirus) 和馬其頓 (Macedonia) 原始的居民。如果說世界民族中有以本地土產自豪的話，恐怕只有阿爾巴尼亞人是名符其實。十五世紀時，在民族英雄凱斯多阿特 (George Castriot) 領導之下，他曾率領英勇抵抗侵入亞得利亞海的土耳其人。不幸這位英雄于一四六七年突然長逝，他的祖國失去了一「劍和盾」，終于落入土耳其人的魔掌。直到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時，她才重獲恢復獨立的機會。在土耳其佔領下的四百五十年間，北

山地的天主教部落，保持着固有的宗教，始終未被征服過。其餘百分之七十三的人民轉奉回教，百分之十五的人民轉信希臘教。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大使會議承認阿爾巴尼亞成立自治邦，而由六個簽字的列強保障其中立。他們遴選了阿國威廉親王 (Prince William of Wied) 為她的君主。可是即位不久，一九一四年大戰便即爆發，他只好含淚去國，流亡海外。

義大利鑒于阿爾巴尼亞戰略地位的重要，早已垂涎欲滴。窩特蘭陀海峽 (Strait of Otranto) 最狹處只四十五里，義大利如能佔領兩岸的土地，那麼多年企圖以亞得利亞海為其內湖的理想，便可實現。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日的倫敦秘密條約 (Secret Treaty of London) 協約國允許

義大利如願以償地獲得「窩羅那 (Valona) 的全部主權」和窩羅那港外沙息若島 (Sassano I.) 及其附近的土地。更允許她擁有控制阿爾巴尼亞外交政策的權利。列強們三年前曾經保證阿爾巴尼亞獨立，而今竟又毫不猶豫的簽字于這項條款。義大利為了酬答協約國的善意，便于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向奧匈帝國 (Austria-Hungary) 宣戰。同年六月門的內哥羅人佔領斯庫台里 (Scutari)，希軍佔據阿爾巴尼亞南部。所以大戰期間，阿國境內遍佈奧匈帝國，意大利，希臘，塞爾維亞和法國的軍隊。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義軍統帥法萊諾將軍 (General Ferrero) 便宣佈「阿爾巴尼亞全部獨立，歸義大利保護」。可是南斯拉夫却不甘心，仍要求阿爾巴尼亞北部的土地于一九二一年十月派兵侵入阿境。希軍也佔領了她的南部土地，情勢非

常嚴重。幸而美國出面，反對倫敦秘密條款，結果該約流產，義大利的企圖也成爲泡影。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義、希成立 Venizelos-Filitti 協定。義大利在和中場力支持希臘獲取南部阿爾巴尼亞的請求，希臘則擁護義大利取得其餘土地的要求。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英、美、法聯合向義大利政府提出備忘錄，認可義大利的請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大使會議中，英、法、日同意阿爾巴尼亞爲義大利的保護國。地那拉 (Tirana) 阿國首都跟着提出嚴重抗議。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阿爾巴尼亞加入國聯而爲會員之，由于其代表那里 (Monsignor Fan Noli) 的練達善辯，獲得國際間無限同情。英相勞合爵士 (Lloyd George) 也大爲贊同，幫助他提出抗議，于是南斯拉夫自知理曲，只好撤兵。一九二四年十月國際聯盟委員會又決議將希臘要求的十三個村莊，劃歸阿爾巴尼亞。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阿國民衆召集大會，反對義大利佔領窩羅那和委任統治制。接着在左谷 (Ahmed Zogu) 的領導之下，全國一致奮起，將義軍驅逐出境，成立了攝政會議 (Council of Regency)。最後，義軍僅佔有沙恩若島。委任統治的企圖，也只是曇花一現罷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阿爾巴尼亞共和國宣佈成立。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和義大利簽訂友好安全協定。墨索里尼鄭重宣稱：義大利決不破壞阿國獨立與完整。兩年之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兩國更成立二十年締守同盟，關係更

增顯密。不久左谷便登上了國王的寶座。

一九三九年墨索里尼乘德軍侵略捷克時，突向地那拉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派遣四萬義軍永久駐紮阿境要隘和其它種種特權。他的意思，無疑地想把阿國淪為義大利的殖民地。當時左谷一方面召開緊急議會，拒絕強鄰的要求，一方面率軍英勇抵抗。但兩軍強弱懸殊，義軍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不久便攻入首都阿國竟淪為義大利帝國的一部。英國關閉了駐阿京的使館，無異事實上承認了墨氏的兼併。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希軍對義作戰，攻入阿國國境，揚言解放阿爾巴尼亞。阿國人聞風而起，不過當他們揣知希臘的意旨是在重溫佔領阿境南部的舊夢時，又復愁憤地偃息旗鼓，退隱山中去了。

山地的抗義戰爭，從未間斷。盟國允

許阿爾巴尼亞獨立的諾言，更加強他們鬥爭的意志。義大利投降後，阿爾巴尼亞熱切希望盟軍在阿爾巴尼亞登陸。如果這種希望能變成事實，而盟邦又公開宣佈保證她戰後疆界不變的話，牠加入盟國作戰是不成問題的。但在這種希望仍屬渺茫的時候，德國卻大施挑撥離間的慣技，例如允許戰後分割希臘和南斯拉夫的土地，造成「大阿爾巴尼亞」，又宣稱：盟軍的勝利，便是自由阿爾巴尼亞的末日。

今日阿爾巴尼亞的內部情勢，相當混亂。政黨對立，磨擦時生。國民自由黨（Party of National Liberation）雖然包括各階層的人士，但主要的卻是左翼。其中的共黨分子與南斯拉夫狄托元帥（Josip Shaj Tito）和希臘的民族解放陣線，（希臘語作 E. A. M.）都有聯繫，他們仇視德國，決定為盟國作戰到底。其次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 為權宜起見，則準備與德國保持接觸，但其主要目的，是避免戰爭，充實實力，等待敵人精疲力竭時，再作舉措。第三個政黨是國王左谷的忠實支撐者，（其他兩黨中也不乏擁護國土的份子）由古庇 (Abbas Kurnji) —— 從前的憲兵將領，一位堅強愛國的山民做領袖。有人說他與德方有關，實際上這是不確的。阿爾巴尼亞人忘不了南斯拉夫希臘和塞爾維亞人對他領土懷有野心，因而對於盟國的勝利，並不熱烈希冀。一直到現在，阿爾巴尼亞始終未參加盟國陣營。除非盟國保證勝利後，決不分割她的領土，她的態度一定不會太積極的。

一九二〇年，攝政會議成立。會員包括基督教徒和回教徒，會長法萊西雷 (Mahdi Bey Fehri) 是個熱誠的民族主義者，因而引起義大利人對他的不滿。

談到將來，最好的方案，無疑的是把阿爾巴尼亞與其他巴爾幹國家成立聯邦。如果任她被希臘和南斯拉夫去瓜分，實在是最拙劣的下策。不過聯邦一旦成立，希臘和南斯拉夫必須表現開明的態度。左谷離國的時候，已經被議會選作國王。他已經正式申明：允許阿人戰後舉行全民投票，重新決定政府的形式。

希臘認為以人種學的觀點而論，阿爾巴尼亞南部，應當劃作希臘領土的一部。實際上說，這種論調，難以成立。當南都脫離土耳其統治的時候，大部希臘教徒願意歸順希臘，因為當時他們還把阿爾巴尼亞認作土耳其的一省。但此後的情勢卻已變遷。現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南部居民都不願再依附希臘。希臘又宣稱：阿爾巴尼亞不願宜于獨立，可是他們卻忘了希臘獨立戰爭中（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九年）

無數英勇的阿爾巴尼亞人曾為希臘流血犧牲，贏得希臘的獨立。希臘著名的民族英雄波特薩雷斯（Botsaris）等，也出自阿爾巴尼亞傳統。現在希臘竟忘恩負義，企圖反噬！

至于土耳其，歷代阿人充任宰相的有二十二人之多。將領中更無數阿爾巴尼亞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軍隊中至少有阿國將領三十人。阿人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始終保持固有的文化和習俗。幾世紀來英勇地為祖國獨立而鬥爭。如果說她缺乏民族意識未免太欠公允。

最後，許多人認為阿爾巴尼亞沒有豐富的資源，足以維持生存。這種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她擁有英波石油公司 Anglo-Persian Oil Co. 經營的偉大石油工業

及蘊藏極富的鉛礦銅礦和褐煤礦，果品和烟草的輸出額還可以大大增加。北方廣大的森林，方待開墾。窩羅那區是最有希望的沃土，而魚產的豐富，更無與倫比。阿爾巴尼亞是個豐富的果園，同時也是個美麗的花園。未來遊覽事業的蒸蒸日上，是可以預期的。只要友邦加以援手，她便能獨立自存。英國利用她當作政治棋局中的典押品，實在是一幕悲劇。從道義上說，我們對於阿爾巴尼亞人民應當寄與無限同情。和平期中她已飽嘗宰割之苦，大戰期間，又遭荼毒之災。她痛恨德國；更痛恨義大利。如果盟國能確保她所憧憬的獨立自由，那麼要她加入盟邦，并肩作戰，并非不可能的。（摘譯自一九四四年四月號（The Contemporary Review））



## 失敗中的成功——國聯秘書處

沈本強

組織合理與提高效率已成為現今應解決的實際問題，而國聯秘書處乃是一個實例，足供讀者參考——編者

提到國際聯合會，大家不免以為這組織是已轟失敗了，也就沒有什麼可以效法了吧。不錯，國際聯合會，沒有能消滅世界大戰，也就是沒有達成牠的主要任務，可以說是失敗，但是失敗的是，各會員國所運用的政策，并非這機構的本身，更不是他裏面的事務執行者，正相反，牠成國着二十二年，牠內部的組織和辦事效率方面的成就，是值得推崇和借鏡的。

國際聯合會的全部機構，大體分大會，行政院和秘書處三層，大會是每年召開常會一次，每一會員國得派代表三人參加，行政院，除英、法、意、日、德、俄各

佔常任席外，另由大會選舉九國非常任席，會合組成，其性質類似一般機構的執行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常會一次；大會和行政院為便利問題的解決，都得附設委員會，種類很多，有臨時性質的，也有永久性質的；但是大會，行政院，以及牠們附設的各種委員會，可說不是國際聯合會政策的決定者即是運用者，至于他們在事務方面的進行，都集中在秘書處。這個處理實際聯合會裏面全部事務的秘書處，他辦事效率的高超，是為當時參加國聯會議的人所一致贊許的。當蘇聯還沒有加入聯合會以前，因為討論縮減軍備問題蘇聯政府曾遣派代表團，由李維諾夫率領參加會議，那次會議，是因為各國的政治立場不同，意見不一沒有什麼成就，臨到閉幕時

維諾夫說道：過去數週中，我們的意見難得相同，不過有一件事，我想大家一定同意的，我們覺得秘書處辦事效率的高。是爲任何機關所不能望其項背的。李維諾夫說，這話卻是事實。

國聯秘書處的組織，在若干方面與一般機關並沒有分別，牠內部所有職員都是對其機關長官——秘書長負責，秘書長才對大會和行政院負責，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牠有許多特殊困難，是爲其他機關所沒有的，就如：（一）大會是由各會員國政府代表組織而成的，所以事實上五十餘國政府都是上司，雖然行使上司的權時必須經過會議，但這五十餘國政府遇事都可以說話，而各國的利害不盡相同，處理事務必須十分審慎，（二）秘書處裏的副秘書長，無形中規定着由在會大國各置一人，人數亦隨在會大國數目而增減，即如初

組織時預計美國要加入，所以有美籍副秘書長一人，後來美國決定不加入了，這美籍副秘書長也就辭職，其後德國加入，便添加了德籍副秘書長，所以關於他們的職位，是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三）秘書處裏職員國籍不同，他們的教育背景也不一樣，管理上比較單純的國內機關，自然也來得困難。（四）所有公文刊物，是英法文件用的，這對於選擇人才上也多受一層限制。

秘書處的內部組織：秘書長是全部的主持人，他對一應事務，除事前徵取副秘書長或委員會的意見外，就是最高的負責人。副秘書長是地位高於其他的職員，他和秘書長商決重要的行政方針，他們受秘書長指定主管一股或直接主持一部分事務性質的事，如同書管理，編輯出版，翻譯，內部行政等。這些事都不另設股長主管

。秘書長和副秘書長都有辦理輔助工作的秘書，但那些人不一定有秘書的名義，秘書長室計有股員等級的秘書二人，副秘書長室有一人，他們的工作，只對自已長官負責，不另設工作單位。

秘書廳對於專門性質的工作，各法律交通、經濟、政治，保護少數民族，縮減軍備，情報，衛生，委任統治等，是分股辦事，股設股長一人，股員若干人，股長是各項專門工作主管人員，股員更是一切工作的主要幹部，他們資歷很高，有的做過大學教授，有的是專家，他們對於處理指定的經管工作，其性質與我國一般機關裏的科長相仿，祇是他們不再有一「科員」，必須自己去做實際工作，並無部屬可以委託，正因為這樣，他們對於負責經辦的問題，必須透澈明瞭，決不致如一般機關，公文往還數次，還沒有明白問題的實質

的。一股之內設有秘書一人，等級比較股員為低，其任務是兼承股長辦理股內的事務，擔任股內會議紀錄等等。秘書廳為處理文書，設有兩個職缺，一正一副，專受文書收發和分配，他們擔任的職務是收發，但他們的地位並不低，學識很好，對於全機關的工作，瞭如指掌，文書到達時，即由他斟酌性質，直接送給承辦的股員，如其事體牽涉到二人以上經管的，打了副本同時分送，由收受正本的人辦理，收受副本的人可以提出意見供作參攷。秘書廳全部職員七百餘人，他們就這樣組織來辦理他們全部的事務：由秘書長和各副秘書長會商決定重要行政方針，決定之後，全體嚴格遵守。股長股員直接接受收發職員送來文書，於遵守重要方針下，運用專門的學識經驗，迅速處理。對於例行性質的事，由股員辦好，經股長覆核署名就印發

出，所以多數事情，今天送去，明天就可獲取他們的答覆，其有不能立即答覆的，亦必以預備辦理過程先行通知，免得別人久候，股長股員以這樣分別重要例行處理其主管事務，所有承辦人員，均每星期對他的長官，作一簡要的工作報告，敘述在這一星期裏經辦各項工作推進的程度，簡單而須明瞭，并不只是一張收發文的事由單而已。

國際聯合會的大會，行政院設置的委員會很多，其中有永久性質的，有臨時性質的，但是各個委員間的工作，并不會衝突或重複，這因為委員會儘管多委員的人選儘管不同，而其委員會的秘書人員，統由秘書廳派去擔任的，例如關於經濟問題的委員會，即派該秘書廳原來主管經濟股人員擔任，即便該委員會有所收更，秘書卻依然輝煌，件件接頭，而這委員會與另

一委員會事實上有所詢查時，也即由秘書一詢即知，省掉作公文上的輾轉遲延，衝突重複等情弊，也就不致發生。

秘書廳每年的工作計劃，是以經費預算來控制的，也可以說經費預算就是工作計劃，預算先由秘書廳自己擬編，再由經大會推選的委員會審查，這委員會是由數國代表組成的，人數并不多，其中有一人必須是理財家，經過這委員會審查修正以後，分送各會員國政府考慮，再提經大會討論表決，預算中有一項準備金，數目相當的大，但非經行政院決議，不得動用。秘書廳怎樣執行這種預算呢，牠置有主管財務的人員，另有一部分主管會計的人，是受主管財務人員節制的，會計主任負責簿記的責任，所有賬冊統由會計主任簽字。這樣財務處理與會計工作，因為性質不同而分開辦理，但以會計人員受主管財務

的節制，賬冊只有一套，免去一般管理財務的重複會計工作的弊病。所有賬目，大會推選有審查員一人，每三個月來審查一次，年度終了作一總報告，財務會計的任務，兩俱達成。

國際聯合會秘書處的組織和辦事程序，既造成他提高辦事效率的成績，自然也便我們連想到他的人事制度。在秘書廳裏，辦事辦理人事工作的祇有一個人，另外設置着兩個委員會，一個管高級人員，一個管佐理人員，就由那一個人兼任兩委員會的秘書職務，掌理有關人事的紀錄和文書，上面兩個委員會，原不是決定的，牠的任務，只是替秘書長審查與考慮。關於高級人員，除辦理翻譯，編輯等工作，應以文字技能為重要的資格外，為求國際的均勻分配，不用考試的方式。任用的程序最先向各方征求，委員會將各候選人審查

向秘書長報告，由秘書長作決定，其任用人員之年薪在瑞士幣七千佛郎以上者須經請行政院通過，至于佐理人員，如打字員，速記員等，多數用考試方法甄別，職員經任用後，都有合同約束，倘有職員與機關發生合同上的爭執時，則由特別法庭處置。這特別法庭，只遇有需要的時候方纔召集，平時并沒經常的開支，事實上，在秘書廳二十二年的歷史中需要特別法庭處置的案子沒有三四件，至于職員平日如不守紀律，亦先由一個委員會審查，這委員會有委員四人，秘書長派二人，全體職員選舉二人，通常一般職員的觀點，或不免與主管官有所不同，由這樣混合的組織，可以溝通上下的意見從而決取公平的處置。綜合秘書廳的人事，在制度上是集權的，運用上卻是開明的。

每分鐘十二萬轉電動機

爲利用作鑽磨特種精細之飛機另件用者，美國奇異公司最近製造一種小型三馬力電機，其速度可達每分鐘十二萬轉，較通用者快約六十倍，重僅七磅，普通三馬力者，約重一〇五磅，此機體積亦甚小，可置於人掌中。

### 人造肉

最近美國曾在一千立呎之容器內，放滿水，氫液，水，空氣，及酸酵母，製造肉一噸，僅費十二小時，此肉之蛋白質，與維他命等，與上等排骨無異，預測戰後將有人造魚肉等出現。

★ ★ ★ ★ ★

英國有很多大學，對男女同學的風氣，不願意助長。

有一回，一個老教授剛上第一課，就看見兩個同學坐在前排，他就故意地說：「各位男女同學：我聽說在南海有一孤島，兵士連女人的影子都幾個月未有看到，像坐在前排的那位漂亮女同學，跑到那邊去，一定可以找到如意的郎君。」

兩個女同學聽得臉紅起來，就馬上要離開課室。

老教授還不放過他們，繼續說：「你們兩位別要忙，因為戰爭關係，恐怕這三個月內，也沒有船到南海島去。」

## 徵 稿 簡 則

- 一、本刊目的系從政治中充實生活由生活中反映政治故凡關於政治經濟各方面合乎上列目標之投稿均所歡迎
- 二、投寄之稿不拘文言白話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每篇以一千至三千字為原則但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來稿經登載後立即從優致酬每千字二百元至四百元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筆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便查考
- 六、來稿寄重慶神仙洞街二號本社

## 政治生活 第五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 政治生活社

重慶神仙洞街二號

社長 何鳳山

總經理 束任保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零售 每期三十元

半年 連郵平寄三百二十四元

全年 連郵平寄六百四十元

## 鄉鎮公益儲蓄券

- 一 發展鄉鎮造產養成儲蓄習慣增強抗戰建國力量
- 二 由重慶市鄉鎮公益儲蓄推行委員會推行處推行
- 三 由國家三行兩局共同發行並保證到期還本付息
- 四 週息為壹分六個月複利一次定期三年期滿兌現
- 五 所收儲款即提出百分之十五撥充鄉鎮造產基金
- 六 普通農工商人應當按月儲蓄富商地主更應多儲
- 七 人民認儲伍拾萬元以上即由政府褒獎並頒匾額
- 八 推行手續嚴密規定憑券收取蓄款不用任何收據